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0 March 201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0年3月10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751(1992)号和第1907(2009)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751(1992)号和第1907(2009)号决议委员会，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53(2008)号决议第3(j)段，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监察组的报告。

在这方面，委员会恳请将本函及其附文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
第751(1992)号和第1907(200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克劳德·埃列尔(签名)



2010年2月26日索马里问题监察组成员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的第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索马里问题监察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853(2008)号决议第3(j)段提交的报告。

索马里问题监察组协调员

马特·布赖登(签名)

阿诺·拉卢姆(签名)

约尔格·鲁夫托福特(签名)

索马里问题监察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53 (2008)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录

| | 页次 |
|--------------------------------|----|
| 简称..... | 5 |
| 摘要..... | 6 |
| 一. 导言..... | 8 |
| A. 任务规定..... | 8 |
| B. 方法..... | 9 |
| C. 安全环境介绍..... | 10 |
| D. 部族之间的动态..... | 11 |
| E. 主要行为体介绍..... | 11 |
| 二. 威胁过渡联邦政府、非索特派团及和平进程的行为..... | 18 |
| A. 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的攻击..... | 18 |
| B. 厄立特里亚对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支持..... | 21 |
| C. 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支持网络..... | 24 |
| D. 武装团体和移民欺诈..... | 33 |
| 三. 武装犯罪集团威胁和平与安全的行为..... | 35 |
| A. 海上民兵：最近的情况发展、趋势和模式..... | 35 |
| B. 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 | 36 |
| C. 海盗民兵和网络..... | 37 |
| 四. 对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威胁..... | 42 |
| A. 邦特兰..... | 42 |
| B. 索马里兰..... | 44 |
| 五. 违反武器禁运..... | 45 |
| A. 实质性违反情况..... | 46 |
| B. 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提供支助..... | 51 |
| C. 违规行为..... | 53 |
| D. 国际、区域及次区域组织..... | 55 |

| | |
|----------------------------------------------------------------------------------------------------------------|----|
| E. 私人安保公司..... | 56 |
| 六.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 57 |
| A. 粮食援助与挪用..... | 58 |
| B. 绑架援助人员..... | 64 |
| 七. 与各国和组织合作..... | 65 |
| 八. 意见和结论..... | 66 |
| 九. 建议..... | 67 |
| 附件 | |
| 一. Arms and ammunition..... | 71 |
| 二. Weapons, equipment and other items seized from Somali pirates during anti-piracy operations in 2009..... | 81 |
| 三. Piracy business model..... | 94 |
| 四.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 95 |

简称

| | |
|--------------|-----------------|
| 非索特派团 |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
| 索再解放联盟 | 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 |
| 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 | 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 |
| “先知的信徒”组织 | “先知的信徒”组织 |
| 国际民航组织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
| 国际海洋局 | 国际海洋局 |
| 海事组织 | 国际海事组织 |
| 火箭榴弹 | 火箭榴弹 |
| 法院联盟 | 伊斯兰法院联盟 |
| 开发署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 联索政治处 | 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 |
| 乌国防军 |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 |
| 粮食计划署 | 世界粮食计划署 |

摘要

2009/10 年索马里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是安全局势基本上没有改观。冲突依然是“混合战争”的一个严酷例子，其兼具常规能力、不规则战术和非正规编制以及肆意的暴力行为、胁迫和刑事骚乱的特点——就索马里而言，区域国家的干涉而使这一局面变得更加严峻。索马里脆弱的过渡联邦政府试图遏制由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和经济投机主义和部族利益合成一股势力的复杂的叛乱活动，但却步履维艰、效果不彰。在意识形态表象的掩饰下，非政府武装团体已基本上堕落成部落民兵，表现形式无异于权宜联盟和呈分裂趋势。由此而使索马里南部继续成为由对立的武装团体控制的形形色色的领地——这是一个政治和安全真空地带，任何一方的实力都不足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而以定点清除和爆炸形式在南方引发的冲突日益蔓延到相对稳定的索马里北部邦特兰和索马里兰。

军事僵局的存在并不表明反对派有实力，而是反映了过渡联邦政府软弱无力。尽管政府获得外国提供的培训和援助，其安全部队仍然不起作用、组织涣散、腐败无能——这是一拨忠于政府高官和军官的独立民兵，他们大发战争之财并拒绝接受统一指挥。在本任务期内，政府军只发动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攻势，但随即便败下阵来，撤出了好不容易夺取的阵地。政府多亏非索特派团这一非洲联盟的小型和平支助行动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部队。在加尔古杜德州打着“先知的信徒”组织旗号作战的部落民兵在战场上远比过渡联邦政府骁勇善战，从而重挫青年党部队。

与其过渡联邦政府对手相比，反政府部队一般纪律更严明、组织性更强、动机更明确，但是它们得不到民众支持，同样也容易陷入内部纷争。2009 年 2 月成立的伊斯兰党——哈桑·达希尔·阿威斯领导下的四个部落民兵团体联盟——差一点在该年年底就宣告解散。青年圣战运动（更常被称为青年党）是一个集圣战者、商业利益和部落民兵为一体的不断扩张蔓延的联盟，在外国战斗人员的作用、利用人体炸弹和政治对话的可取性等问题上已产生严重的内部矛盾。

各派团体之间的低强度战争持续不断，这就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弹药和军用设备或双用途设备。这些物品继续相当稳定地流入索马里，从而违反了 1992 年实施的全面彻底的武器禁运。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主要的供应来源国。不过，美国、乌干达和其他方面供给过渡联邦政府的物品也流入索马里的军火市场。厄立特里亚——曾经是反政府武装团体的重要赞助国——似乎已缩减了其军事援助的规模，同时仍在继续提供政治、外交和可能的财政援助。流入索马里的各种武器和弹药总体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据监察组观察，反政府武装团体正在部署少量的重型迫击炮和线导反坦克武器。

腐蚀性战争经济腐蚀和削弱了国家机构，严重挫败了在索马里恢复和平与安

全的努力。过渡联邦政府支付其官员和安全部队薪资的有限的一点能力因各级根深蒂固的腐败而受到削弱：指挥官们和部队士兵出售其武器和弹药——有时甚至卖给敌人。来自摩加迪沙港口和机场的收入流失。政府的某些部长们和议会成员滥用官方特权参与大规模的签证舞弊、将非法移民偷渡到欧洲和其他目的地，以换取高额酬劳。

海盗是战争经济最明显的症状：尽管在近海派驻了国际海军力量，2009年航行在索马里海域的船只遭攻击事件却在上升。攻击事件上升的部分原因是2008年索马里海盗得逞比例高（所有受攻击船只的被劫持率达38%）、获利大、风险相对较小。但其中也表明邦特兰行政当局的高官是同谋。参与2009年1月领导人竞选的几位候选人接受了海盗头目提供的巨额竞选捐款，在这次竞选中，Abdirahman Faroole 就任邦特兰总统。几位臭名昭著的海盗头目仍在邦特兰逍遥法外。高级官员不时出面干预，确保在打击海盗行动中被拘留的同族人获释。与此同时，国际打击海盗行动将一些海盗活动逼回到无人管治的索马里中部。

战争经济也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努力。一些人道主义资源，特别是粮食援助被挪为军用。索马里一小撮援助机构的承包商组成了卡特尔，并成为重要的权力经纪人——其中一些将获取的利润——或援助本身——直接输送给反政府武装团体。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索马里的三大承包商之一的 Adaani 家族长期以来一直是武装团体的资助者，并且是伊斯兰党领导人的亲密盟友。当 Adaani 家族未能以关闭在马安的私人港口——此举将使政府失去重要收入——以换取政府的让步，它便转向伊斯兰党，以求重新开放港口。垄断索马里粮食援助交付的企业卡特尔的其他成员以更隐蔽、但同样具有危害性的方式操纵着人道主义资源。

索马里冲突正在国际层面加速蔓延。索马里的所有近邻——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或在军事上卷入冲突，或打算在今后几个月内参与进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安理会第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核可或未经其核可，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军事支助。与此同时，青年党理论家、活动分子和筹资人在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社区公开活动，他们的影响力之大已达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少数但人数不容小视的索马里裔青年受到鼓动前往索马里充当战斗人员和人体炸弹，或在其本国参与暴力行动。

一. 引言

A. 任务规定

1. 安全理事会第 1853(2008)号决议第 3 段为索马里问题监察组规定了以下任务：

(a) 继续执行第 1587(2005)号决议第 3(a)至(c)段列举的任务；

(b) 履行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23(a)至(c)段增列的任务；

(c) 与相关国际机构协调，继续调查所有创造收入用以违反军火禁运的活动，包括在财政、海事及其他部门的活动；

(d) 继续调查任何用以违反军火禁运的运输工具、路线、海港、空港及其他设施；

(e) 继续完善和更新索马里境内境外违反会员国遵照第 733(1992)号决议和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8(a)至(c)段所执行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及其积极支持者的名单草稿，以便安理会今后可能就此采取措施，并在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向委员会提供这些信息；

(f) 根据其调查结果、第 1425(2002)号和第 1474(2003)号决议任命的专家团以前的报告(S/2003/223 和 S/2003/1035)，以及第 1519(2003)号、第 1558(2004)号、第 1587(2005)号、第 1630(2005)号、第 1676(2006)号、第 1724(2006)号、第 1766(2007)号和第 1811(2008)号决议任命的监察组以前的报告(S/2004/604、S/2005/153、S/2005/625、S/2006/229、S/2006/913、S/2007/436、S/2008/274 和 S/2008/769)，继续提出建议；

(g) 与委员会密切合作，提出关于采取补充措施改进军火禁运以及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1、3 和 7 段所定措施的总体遵守情况的具体建议；

(h) 协助查明可在哪些领域加强该区域各国的能力，以利于实施军火禁运以及执行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1、3 和 7 段所定措施；

(i) 在设立之后六个月内，通过委员会向安理会提出中期简报，并每月向委员会提交进度报告；

(j) 至迟在监察组任期结束之前 15 天，通过委员会提交涵盖以上所有任务的最后报告，供安理会审议；

2. 安全理事会第 1907(2009)号决议决定以下列方式进一步扩大监察组的任务规定：

(a) 协助委员会监督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5、6、8、10、12 和 13 段所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包括报告与违规有关的任何情况；

(b) 审议应提请委员会注意的有关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6 和第 17 段执行情况的任何资料；

(c) 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包括与委员会指认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5 段所述个人和实体有关的任何资料；

(d) 酌情与其他制裁委员会的专家组协调完成上述任务；

3. 监察组设在内罗毕，由下列专家组成：Matt Bryden (加拿大)，区域专家和协调员；Gregory Beals(美利坚合众国)，武装团体问题专家；¹ Arnaud Laloum(法国)，武器问题专家；Charles Lengalenga(赞比亚)，财务专家；² Jörg Roofthoof(比利时)，运输和海事专家。咨询人Jarat Chopra协助监察组工作。

4. 监察组访问了比利时、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法国、荷兰、索马里、瑞典、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

5. 依照第 1853(2008)号决议第 3(i)段，监察组在整个任务期通过联合国秘书处提交每月进度报告，并在 2009 年 10 月 21 日向委员会提交中期简报，使安全理事会及其第 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不断了解监察组的各项活动。

B. 方法

6. 监察组前几份报告所概述的证据标准和核查程序适用于本任务期开展的工作。监察组重申前两份报告(S/2008/274 和 S/2008/769)采用的方法。本报告所采用的方法如下：

(a) 在可能情况下从多个来源收集关于事件和议题的信息；

(b) 尽可能从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来源收集信息；

(c) 找出信息格局的一致之处，将已经了解的情况与新信息和新出现的趋势进行比较；

(d) 在信息可信度和来源可靠性方面始终把监察组内有关专家的专门知识和判断以及全组成员的集体评估意见考虑在内；

(e) 收集实物、照片、录像和/或书面证据来证明所收集的信息。

¹ Gregory Beals 于 2009 年 6 月辞职。

² Charles Lengalenga 于 2010 年 1 月辞职。

7. 监察组成员走访了摩加迪沙、哈尔格萨和柏培拉。组织和安全方面的限制，包括禁止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处入境飞行，妨碍了在索马里境内进行更广泛的旅行。
8. 监察组还特意有系统地努力通过那些直接了解违禁详情或认识直接知情者的个人来接触参与违反武器禁运的人。
9. 监察组根据其任务规定，力求达到一个非司法机关可依循的最高举证标准。在不能求助司法手段的情况下，监察组认为，从至少三个可信和独立的主要来源加上专家在实地观察所取得的、或由他们自愿提供的资料是“无容置疑的”。监察组尽可能准确地评估了从主要和次要来源收集到的资料，然后才提出深思熟虑的一致意见。
10. 监察组约谈了该区域的政府官员，并视需要约谈了外交使团、民间社会组织和援助机构的代表。监察组成员还会见了过渡联邦政府的一些官员，包括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际合作和规划部长、环境部长、两性平等事务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移民局局长和摩加迪沙港口主管。监察组还接触了索马里民间社会、政治及武装团体的许多重要成员。

C. 安全环境介绍

11. 从总体而言，用“混合战争”描述 2009-10 年的索马里冲突也许最合适。混合战争的定义是混合使用常规能力、非正规战术和队形、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并且滥用暴力、进行胁迫和从事破坏秩序的犯罪活动。索马里北部(索马里兰和邦特兰)依然相对稳定，但越来越受到南部冲突的影响，特别是以简易爆炸装置进行的攻击。在索马里南部，过渡联邦政府竭力想控制极端分子、政治投机分子和部族民兵参与的叛乱活动，但力不从心。冲突双方都有外国军队相助：过渡联邦政府主要靠在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苏特派团)³ 框架下运作的乌干达和布隆迪部队的支持和保护求得生存，而对手则得到非索马里战斗人员、教员和顾问的军事援助。

12. 2009 年大部分时间，过渡联邦政府与叛乱分子松散联盟军之间在索马里南部的冲突一直僵持不下。5 月和 6 月，反对派武装在摩加迪沙发动攻势，但未能推翻过渡联邦政府，其原因主要是非苏特派团的保护以及外部向过渡联邦政府的部队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支助。7 月，过渡联邦政府发动反击，反对派武装暴露了其在首都的薄弱之处，但过渡联邦政府未能维持其最初的战果。2009 年 10 月，青年党成功地击退了地方武装企图将它们赶出港口城镇 Kismaayo 的进攻，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全面控制着这一重要的后勤枢纽和收入来源。

³ 目前非苏特派团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10(2010)号决议的授权行动。

13. 但 2009 年下半年，伊斯兰党不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部队与过渡联邦政府结盟后，在加尔古杜德和希兰州让青年党吃了一系列败仗，索马里中南部的军事平衡似乎变得对反对派不利。面对索马里境内僵持不下的局面和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压力，反对派武装加强了他们在国外的支助网。青年党则威胁要对他们认为与过渡联邦政府站在一边的国家采取恐怖行动。

D. 部族之间的动态

14. 从一个层面来看，索马里的冲突代表了具有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团体之间的斗争。青年党和伊斯兰党都声称是伊斯兰原教主义，而“先知的信徒”组织则代表夏斐仪学派的一些苏非派。过渡联邦政府兼容并蓄了所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当局也是如此。

15.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次冲突是部族间关系的产物。在过去 20 年间，这种关系影响了索马里的内战。例如，最近在索马里中部的战斗是由 Habar Gidir Ayr、Marehaan 和 Dir 部族民兵组成的“先知的信徒”组织联盟与主要来自 Muroside 和 Duduble 部族的青年党民兵之间的交战。在希兰州，谢贝利河以东的 Hawaadle 部族通常会支持政府，而位于西岸的 Gaalje'el 和 Gugundhaabe 部族成员则是青年党的生力军。在朱巴流域，青年党、Raas Kaambooni 和 Anoolle 之间为控制 Kismaayo 的战斗在许多方面是 Marehaan、欧加登和哈尔蒂族(以及许多小的社区)之间多层面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是破坏该地区稳定 20 年的罪魁祸首。

16. 分析这些具有主导作用的冲突动态对了解索马里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尤其有助于了解各种武装团体的组成、其领导层、组织结构、能力和同盟军。

E. 主要行为体介绍

过渡联邦政府

17. 过渡联邦政府控制着若干官方的安全部队，即：

- 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在过渡期间，这支部队的计划总兵力是 8 000 人。2009 年 10 月，在非苏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的帮助下，前索马里国家部队和在吉布提训练的索马里部队改组成营建制。截至 2009 年 11 月 1 日，估计大约有 2 900 名现役士兵在过渡联邦政府工薪单上。相信还有其他尚未登记的战斗人员。
- 索马里警察部队。在过渡期间，这支部队的计划兵力为 10 000 人。
- 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由穆罕默德·谢赫·哈桑将军领导，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反恐和移民事务。

此外，过渡联邦政府还得到许多民兵团体的支持，其中有些团体名义上在上述部队的领导下开展行动。2009年下半年对安全部门进行的一次国际评估估计，大约有5 000至10 000名与过渡联邦政府站在一边的民兵在摩加迪沙活动。⁴

18. 就实际情况而言，过渡联邦政府的大部分部队是非正规军，以部族为单位，其指挥结构因人而异。军队和警察的职能经常重叠。整个安全部门缺乏结构、组织和行之有效的指挥系统。对安全部门进行的国际评估认为这是因为“过渡联邦政府中领导人缺乏政治意愿，或者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共同指挥和控制程序”，同时也是因为缺乏资源。报告指出，“军队中仍然存在‘民兵’的文化、心态和行为。”尽管过渡联邦政府官员声称正在制定国家安全计划，解决这些问题，但在监察组完成调查工作时，似乎还不存在这种计划。到目前为止，过渡联邦政府从未能得以在战场上部署团或旅建制的部队。

19. 这些缺陷造成的后果是过渡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队无法夺取或巩固阵地，索马里公众对他们的表现评价很差等等。因此，在任务期限内，他们取得的持久军事进展很少，至少在一个地方，前线距离总统所在地只有500米的距离。

“先知的信徒”组织

20. “先知的信徒”组织是在巴雷政权垮台后，在Mohamed Farah Aydiid将军的支持下，于1991年建立的，目的是对抗伊斯兰团结组织之类的激进改革运动越来越大的影响。直到2008年中期，“先知的信徒”组织还没有什么重要性，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军事实力。但在2008年7月，“先知的信徒”组织与青年党民兵之间在索马里中部和西南部的若干地区爆发冲突。青年党曾在那些地方禁止苏菲教活动。2008年12月，在当时的努尔·阿代总理领导的过渡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先知的信徒”组织领导人争取并获得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支持，而且发动战役，要将青年党民兵从中部各州赶出去。到2009年下半年，“先知的信徒”组织成为索马里南部与过渡联邦政府站在一起的最大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监察组估计，这些各自为政的部队总共大约有2 000名战斗人员。

21. 与索马里大部分其他派别一样，“先知的信徒”组织是各种地方民兵团体的伞式组织，其中包括苏菲派、部族利益集团、政治投机分子和外来动机。“先知的信徒”最大和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在加尔古杜德州西部行动，主要以该州的Habar Gidir Ayr、Dir和Marehaan部族为主。各附属团体还在加尔古杜德州和中谢贝利州东部(Abgaal Wa'eyisle)、盖多州(Marehaan)和希兰州(Hawaadle)(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活动。其他一些民兵领导人，包括为埃塞俄比亚势力服务的代理人(诸如Barre Aden Shire“Hiiraale”⁵和Yuusuf Ahmed Hagar

⁴ 监察组认为这一数字过高。

⁵ 监察组访谈，2009年9月17日。

“Dabageed”)⁶ 试图以“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面目出现，以获得国内和国际更多的支助。尽管“先知的信徒”组织设法将联合这些努力，但它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而且缺乏内部凝聚力，部分是因为在外部资源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执。⁷

22. “先知的信徒”组织与过渡联邦政府的关系不融洽，有时捉摸不定。2008年7月，“先知的信徒”组织的领导人表示支持初步的吉布提协定，而且在2009年6月21日，“先知的信徒”组织的Abuldqaadir Ma'alin Nuur和过渡联邦政府总理奥马尔·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保证充分合作。但到2009年下半年，这项协议仍未得到认真执行，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这一期间，过渡联邦政府有选择性地与“先知的信徒”组织共事，从而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例如，2009年8月下旬，过渡联邦政府为Eel Dheer附近作战的来自总统谢里夫自己的阿布加尔部族的“先知的信徒”组织战士提供军事援助，但之前却不向加尔古杜德西部的“先知的信徒”组织部队提供援助。⁸

23. 2009年11月30日，“先知的信徒”组织与过渡联邦政府签署了更为实质性的合作协议，而且过渡联邦政府向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书面请求，为加尔古杜德的“先知的信徒”组织寻求物质支助，包括武器和弹药。尽管“先知的信徒”组织违反联合国对索马里的军火禁运，从2008年12月起一直从埃塞俄比亚得到军事支助(见下文第200-203段)，但这些最新情况似乎表明，“先知的信徒”组织也许现在被过渡联邦政府视为合法的地方安全部门的机构，得到它的承认和支持，因此有资格得到外部援助。

武装反对派团体

24. 2004年至2008年期间，反对过渡联邦政府的势力采取涉及索马里广大社会的群众性的复杂叛乱形式，反对阿卜杜拉希·优素福总统和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在埃塞俄比亚部队撤出以及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当选为总统以来，反对过渡联邦政府的群众运动大体平息了，武装反对派现主要限于少数军事团体。但是，这些团体有效地利用部族和州的不满情绪，以便在索马里大部分地区建立存在和影响。

25. 武装反对派团体的结构、组织和成员不固定，其内部关系紧张，而且存在分歧。他们没有界定明确的等级制度，彼此之间的关系瞬时即变而且常常难以预料，一会儿合作，一会儿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对。这种经常的合与分，自然造成战

⁶ <http://horseedmedia.net/2010/01/dabgeed-waxaan-ahay-guddoomiyaha-ahlu-sunna-ee-hiiraan/>和http://www.hiiraan.com/news/2010/Jan/wararka_maanta10-8570.htm。

⁷ “先知的信徒”组织文件，2010年1月3日。

⁸ Shixnad Hub iyo Saanad Militeri oo Ka Degey Degmooyinka Dhuuso mareeb iyo Ceeldheer, 载于<http://www.raxanreeb.com/?p=17207>; 另见监察组的多个访谈。

斗人员从一支民兵队伍叛逃到另一支民兵队伍。各方为了宣传，通常都会吹嘘这类事情。

26. 反对势力主要有两派：Harakat al-Shabaab al-Mujahideen(通常称为青年党)，⁹ 和Hizbul Islam。¹⁰ 尽管这两个团体有时密切合作，而且其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两派统一在一起，但他们追求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双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充满摩擦与冲突。

青年党

27. 青年党是1991年至1997年期间活跃在索马里的一个军事团体伊斯兰团结联盟的前成员创建的。青年党的成员似乎在2002年左右就开始独立活动，但整个团体在2005年才首次有了知名度。当年，青年党破坏了位于摩加迪沙的一个原意大利的墓地，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2006年，该团体成为伊斯兰法院联盟的一支军事部队。2007年1月，伊斯兰法院联盟被埃塞俄比亚部队打败后，青年党采取越来越独立的路线，在2007年9月拒绝结成以阿斯马拉为基地的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而伊斯兰法院联盟曾是该联盟的成员。

28. 尽管青年党原先与谢赫·谢里夫结盟，但不赞成使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的一支部队与过渡联邦政府和好并在2009年1月使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当选为总统的吉布提和平进程。青年党领导人将谢里夫总统和过渡联邦政府说成是“叛教者”，继续使用游击战术、简易爆炸装置和定点清除对他们进行攻击。但是，尽管该组织内部的强硬派拒绝对话与妥协，监察组认为，青年党的其他成员似乎较为务实，可以与其进行政治接触。

29. 在组织上，青年党依然是一个相对松散和混杂的组织，囊括了自称的“圣战分子”、部族民兵、工商企业和外国战斗人员。青年党的决策由集体领导机构作出，其中包括核心人员组成的一个舒拉(理事会)。青年党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

- Ahmed Abdi awMohamud “Godane” (又名Mukhtar Abdirahman abu Zubeyr), 高级行动指挥官, 2007年12月被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或埃米尔¹¹
- Ibrahim Haji Jama Mee'aad“al-Afghani”(又名Abubakar al-Seyli'i), 基斯马尤行政当局的州长
- Mukhtar Roobow Ali, 发言人和州指挥官(于2009年5月辞职后由Ali Mohamud Raghe “Dheere” 继任)

⁹ Mujaahideen 青年运动。

¹⁰ 伊斯兰党。

¹¹ 2006年12月9日，Hargeysa(索马里兰)的一个州法院以恐怖主义的有关罪行，缺席判处Godane和Ibrahim Haji “Al-Afghani” 25年徒刑。

- Ali Mohamud Raghe, 又名 Ali Dheere, 发言人(2009 年 5 月起)
- Fu'aad Mohamed Khalaf “Shangole”, 州指挥官
- Hussein Ali Fidow, 政治事务和州事务负责人, 摩加迪沙
- Hassan Yaqub Ali, 州发言人(基斯马尤)

30. 青年党内部的极端分子试图使该组织进一步靠拢基地组织, 但取得的成功有限。¹² 该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在国外受过训练或打过仗(主要在阿富汗)。他们把那里的冲突使用的战术带到了索马里。¹³ 2003 年至 2006 年期间, 一些谋害外国援助人员的案件与青年党成员有关联。自 2007 年起, 该团体以定点清除、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炸弹的手法, 有针对性地杀害政府官员、民间社会活动家和记者。

31. 该运动这些取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2009 年 12 月 Shamo 旅馆爆炸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传说当时该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 形成了一个称为 Millat Ibrahim 的新派别, 由反对这种极端和滥杀策略的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但从随后该团体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团结表现来看, 监察组认为, 所谓的青年党内部出现分裂的说法也许有些言过其实。¹⁴

32. 外国战斗人员在青年党中的重要性也同样被夸大了。尽管如今在青年党部队中与其并肩作战的外国战斗人员无疑有数百人, 他们在该组织各级提供咨询意见和技术知识, 但近几个月中, 他们似乎没有对任何一个战役或总战局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33. 青年党的军事部队包括以下三大类战斗人员:

- 核心部队, 包括不到 2 500 名的索马里战斗人员和数百名外国战斗人员
- 站在青年党一边的人数更多的当地部族民兵, 但无法将其随时部署到其家乡以外的地区作战
- 非正规战斗人员“现收现付”地参与具体作战行动。

¹² 2009 年 3 月, 乌萨马·本·拉丹发表录音讲话支持青年党, 题目是“继续战斗, 索马里的勇士。”2009 年 9 月 20 日, 青年党传播了一份 48 分钟的宣传录像带, 题目是“Labayka Ya Usama”(乌萨马, 为你效劳)。2010 年年初, 青年党的一些官员声称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着相互支持的关系。

¹³ 2008 年 2 月 29 日, 美国国务院按照移民与归化法第 219 节, 将青年党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2009 年 8 月 29 日, 澳大利亚政府也根据澳大利亚刑法第 102 部分, 将青年党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¹⁴ 2010 年 1 月 1 日, 青年党在摩加迪沙北部的 Maslax 军营进行阅兵, 青年党高级领导人 Ali Dheere、Mukhtar Roobow 和 Fu'aad Shangole 等人出席, 为了显示团结。

34. 为了弥补其部队人数相对较少而且质量不一的这些短处，青年党发挥其部队灵活机动而且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有效集中部署在相当长的战线上的长处。

35. 青年党的核心部队通常是排建制(30-50 名战斗人员)的战术单位，配备冷战时期的武器，包括突击步枪、PKM 机枪、火箭榴弹，必要时还有 B-10 无后坐力步枪。与索马里的其他民兵一样，青年党的步兵部队也许配备有车载机关枪和高射机枪，以配合地面作战。青年党通常将其间接瞄准射击武器——迫击炮——用于摩加迪沙。使用迫击炮除了威胁过渡联邦政府和非洲联盟的阵地以外，还能有效地激起非苏特派团部队报复性的反击，而且往往误伤无辜——这正是青年党希望得到的结果。

伊斯兰党

36. 伊斯兰党几乎从 2009 年 2 月建立以来，就在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伊斯兰党在成立时，是一个由 4 个武装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联盟：

- 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别¹⁵
- 索马里伊斯兰阵线¹⁶
- Raas Kaambooni 部队¹⁷
- Anoolle 部队(又名 Al-Furqaan 部队)¹⁸

37. 该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是 Omar Imaan Abdulqaadir。此人是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亲密盟友，当时阿威斯还在阿斯马拉。2009 年 4 月，阿威斯本人回到索马里后，掌握了对伊斯兰党的实际领导权，该阵线发起了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见下文第二节 A)。

38. 尽管伊斯兰党发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言论，但本质上是按部族组建的。索马里伊斯兰阵线民兵主要来自较小的 Hawiye 小部族，在军事能力方面没有什么声誉。Anoolle 力求在朱巴河域的 Harti 残余社区寻求支持。Raas Kaambooni 部队几乎完全由欧加登的 Mohamed Subeer 小部族组成，是该联盟最主要的战斗力量。

¹⁵ Isbahaysiga Dib-u-Xoreynta Soomaaliya. 监察组在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S/2008/769)中介绍了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

¹⁶ Jabhadda Islamiga Soomaaliyeed. 监察组在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S/2008/769)中介绍了索马里伊斯兰阵线。

¹⁷ Mucaskar Raas Kaambooni.

¹⁸ Mucaskar Caanoole.

39. 2009年10月，Raas Kaambooni团体试图将青年党从基斯马尤赶出去。此举使伊斯兰党陷入混乱。Anoole最终选择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而与青年党合作在摩加迪沙与过渡联邦政府和非苏特派团作战的索马里伊斯兰阵线则拒绝支持Raas Kaambooni。哈桑·达希尔·阿威斯的小部族Habar Gidir Ayr中的大部分人拒绝支持其反政府的纲领，使其陷于相当的孤立，而且没有很多的军事部队供他调遣。¹⁹

40. 到2009年11月，伊斯兰党实际上已减少到两个组成部分：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和索马里伊斯兰阵线。这两个团体都是由较小的Hawiye小部族的民兵组成的，其活动地区仅限于摩加迪沙、阿夫戈耶和希兰州部分地区。

41. 青年党看到伊斯兰党这一同盟军越来越软弱和不可靠，便在2009年10月阿夫戈耶附近举行的会议上，向阿威斯提出两个选择：要么加入青年党，要么向过渡联邦政府投降。阿威斯选择继续独立。到2010年年初，伊斯兰党在索马里南部的权力斗争中，已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性。

Raas Kaambooni 部队

42. Raas Kambooni 部队是主要来自欧加登的Mohamed Subeer小部族的战斗人员组成的部族民兵。该团体的领导人包括Ahmed Mohamed Islaan“Madoobe”、Ibrahim Shukri和Abdinaasir Seeraar。2009年10月，由指挥官Mohamed Muhumed Ali“Dulyadeen”（见S/2008/769）、Abdiqani Mohamed Yusuf“Kaboje’el”和Isse Kaambooni率领的一部分Raas Kaambooni民兵与大部队分裂，向基斯马尤的青年党靠拢。2010年2月初，在伊斯兰党副主席Hassan Abdillahi Hirsi“Turki”领导下，这支从Raas Kaambooni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宣布与青年党合并。

43. 2009年11月，Ahmed Madoobe领导的Raas Kaambooni部队被青年党及其地方同盟军打败，但在撤退时没有溃不成军，依然是一支有生命力的战斗部队。他们有可能在较广泛的欧加登倡议之下东山再起，从青年党手中夺回对下朱巴州的控制权。

Anoole 部队/Al-Furqaan 部队

44. Anoole部队也是一支部族民兵，来自Daarood的Harti小部族的战斗人员组成(Majeerteen/Warsengeli/Dhulbahante)。在朱巴流域，这些人常被称为“Harti Waamo”。Anoole民兵由Majeerteen的Edegfa’le小部族成员Mohamed Mire领导。

¹⁹ 阿威斯本人属Habar Gidir Ayr的Ayaanle小部族中有些人继续支持他，使其民兵得以在加尔古杜德州和希兰州Mataabaan区的一些地方立脚。

45. 虽然该团体比该州的其他民兵团体小，但其在 Laagta Anoolle (Anole Estuary) 的军事训练营在继续培养更多的战斗人员。Al-Furqaan 训练营是 2007 年 10 月创建的，位于 Buulo Xaaji 和 Qudhaa 两个村之间，距离基斯马尤 110 公里。Anoolle 部队还控制着下朱巴州的一些岛屿和村庄。

索马里西部联合解放阵线

46. 索马里西部联合解放阵线是伊斯兰团结组织的欧加登支部，主要在埃塞俄比亚活动，在那里反对现政府，并力求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权力机构。该组织由 Ibrahim Sheikh Muhumed 领导，几乎清一色的是欧加登部族的战斗人员。2009 年 3 月，该组织在索马里境内一个未予公布的地点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或许在下朱巴州，由 Hassan Turki 主持）。²⁰

47. 除了索马里最著名的派别以外，监察组获悉，由一位名叫 Mohamed Arab Hiirey 的指挥官领导的索马里西部联合解放阵线（索西联阵）的一小部分战斗人员或许也打着伊斯兰党的旗号，在摩加迪沙与过渡联邦政府作战。

48. 与索马里的其他派别一样，索马里西部联合解放阵线得到了散居在国外的索马里人大社区中的活动家的支持，包括肯尼亚。监察组得到的信息表明，在任务期限内，索西联阵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可能出入过内罗毕。

二. 威胁过渡联邦政府、非索特派团及和平进程的行为

49. 安全理事会第 1844 (2008) 号决议强调了对索马里和平与安全的三大威胁，特别是以武力威胁过渡联邦政府、非索特派团或 2008 年 8 月《吉布提和平协定》的行为。在此情况下，青年党和被称之为伊斯兰党的短命联盟犯下了最严重的违反行为，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都开展了持续的军事行动。

50. 监察组还调查了第 1844 (2008) 号决议没有具体确认的对和平与安全的一系列其他威胁，其中包括武装犯罪团伙的行动，例如参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海上民兵，以及意在破坏索马里稳定地区局势的行为。监察组的调查对象不仅包括这些行为的肇事者，也包括他们在索马里境内外的资助者、协助者和积极支持者。

A. 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的攻击

51. 在监察组整个任务期间，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部队最严重的军事威胁由青年党和伊斯兰党构成。青年党和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公开拒绝接受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当选为过渡联邦政府总统，并在此后一直对政府和非索特派团的阵地开展了持续行动。青年党还采用了有针对性杀害、简

²⁰ Ahmed Nasir Nashaad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易爆炸装置和自杀炸弹等手段。虽然伊斯兰党领导人在一些场合也认可此类战术，但不清楚该组织是否实际上使用了这类战术。

52. 伊斯兰党在 2009 年 2 月的组建标志着反政府军事活动的升级。伊斯兰党的目的是为以厄立特里亚为基地一年多的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从厄立特里亚返回和重振对过渡联邦政府的军事对抗提供一个平台。阿威斯于 4 月 23 日从阿斯马拉飞往摩加迪沙，并担任了伊斯兰党事实上的领导人。²¹ 一周之后，据报有两批武器和弹药从阿斯马拉经摩加迪沙西部的巴乐多格尔机场运交反政府部队。²² 在 5 月第 2 周期间，青年党和伊斯兰党联合发动了它们在 2009 年最激烈的军事行动。

53. 2009 年 5 月伊斯兰党-青年党的联合进攻一开始大有推翻过渡联邦政府之势，后者主要是由于非索特派团的保护和美国政府提供的武器弹药才幸免于败。²³ 政府 7 月在非索特派团支援下开展的反攻取得了对摩加迪沙的短暂控制，但政府部队未能巩固战果，首都又回复原状，反政府部队离总统府仅约 500 米。自那以来未发生过决定性的接战，军事形势仍呈僵局。

案例研究 1

首都航空公司

2009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一位代表一个未注册公司的不知名索马里男子走进位于内罗毕威尔逊机场的一家肯尼亚航空公司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总裁 Himat Vaghela 机长的办公室。该男子想打听如何包机，从阿斯马拉接运 7 名商人，以在 4 月 22 日及时赶上内罗毕转飞摩加迪沙的非洲快运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

次日，那个不知名的男子依约带着 25 500 美元回到首都航空的办公室支付包机费用。虽然 Vaghela 并不认识那人并称该男子也非熟人介绍，他却在没有签署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收了钱，也没有留下关于其新客户任何身份资料的记录——甚至连姓名或电话号码都没有。这笔交易唯一的记录是一张收据，上面有代表“法拉贸易和运输公司”的一个无法辨认的签名。

2009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首都航空派出一架比奇/雷锡恩 200(1300 超级王)型、注册号为 5Y-JAI 的飞机前往厄立特里亚接客。在抵达阿斯马拉时，两名驾驶员都称，机场当局通知他们说，由于燃料短缺，无法加油，并已为此发出了“飞行通报”。^a 尽管有此信息，他们仍立即决定提出离港飞行计划，其中说明回程燃油续航能力为 5.5 小时——即该机加满油后最大的续航能力。

²¹ 一些媒体报道说这次飞行是 4 月 22 日，但监察组的调查显示是 4 月 23 日。

²² 这些交付得到媒体广泛报道并获可靠情报来源的证实，但监察组未能最终独立核实这些飞行。

²³ 2009 年 5 月 26 日和 6 月 19 日美国政府给索马里制裁委员会申请军火禁运豁免的信。

驾驶员在动身前往酒店之前，被要求把他们的护照留给厄立特里亚的移民官员。

在阿斯马拉他们的酒店里，驾驶员通知其索马里客人说，回程无法直飞内罗毕，必须在吉布提停下加油。那些索马里客人断然拒绝这一提议，转而要求直飞摩加迪沙。两名厄立特里亚人参加了这一讨论，其中一人为厄立特里亚民航局工作并持有一份机长在抵达阿斯马拉时提出的飞行计划副本。计划的改变意味着出发的推迟和费用的增加，因此必须与在内罗毕的 Vaghela 机长商量。此外，考虑到阿斯马拉航空燃油短缺，当时肯定不清楚该机如何能够避免在吉布提中途停留。尽管如此，在没有收到任何立即补偿的情况下，首都航空同意了新的飞行计划。

第二天，阿斯马拉机场当局协助克服了燃料短缺问题，并安排驾驶员及其客人由一条特别通道进入机场。次日一大早，在阿斯马拉皇宫酒店，索马里客人中的一人把他们的护照交给了机组人员，这批人已作好出发的准备。

4月23日星期四凌晨3时30分许，该机离开阿斯马拉机场直飞摩加迪沙 K50 简易机场。机上有5名索马里乘客，其中包括哈桑·达希尔·阿威斯和他的亲信 Omar Shukri。抵达 K50 简易机场后，该机乘客受到了由伊斯兰党领导人和战士以及数辆陆地巡洋舰型越野车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迎接。仅仅数周之后，现由阿威斯实际领导的伊斯兰党就与青年党联手向过渡联邦政府和非洲联盟部队发起了2009年最猛烈的进攻。

据 Vaghela 机长说，首都航空一直未能收回那次飞行增加的约5000美元费用。那个神秘客人完全消失了，Vaghela 手里没有姓名、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合同也没有关于这次飞行的任何其他记录可以追查到他。监察组试图核实法拉贸易和运输公司的存在，结果只找到一个多用户邮政信箱，其中包括一个以显然是虚构的汽车公司作掩护的网上儿童色情团伙。

希望肯尼亚当局在此问题上予以合作的多次请求都未得到答复。同样，非洲快运航空公司也未能同意监察组关于提供订票记录和乘客名单的请求，而这些资料本可使监察组核实一些已收到的信息。

首都航空公司事件说明了几个关键问题：阿威斯的个人领导对武装反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的重要性；厄立特里亚对他的返回和随后为准备2009年5月攻势而重振伊斯兰党予以直接和公开支持；该区域一些国家——这次是肯尼亚——虚弱的管制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使首都航空公司参与的这类“破坏制裁”行为能够得逞。

^a 两名驾驶员中没有一人事先知道这一通报，且国际民航组织随后向监察组证实未曾发出过这一通报。

B. 厄立特里亚对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支持

54. 2009年5月15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份主席声明，对关于厄立特里亚正在向索马里反政府团体提供武器的报道表示关切，并吁请监察组进行调查。2009年12月23日，安理会通过第1907(2009)号决议，决定扩大监察组的任务规定，并且除其他外要求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厄立特里亚停止武装、训练和装备包括青年党在内的旨在破坏区域稳定的武装团体及其成员。监察组因而对此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在其任务期内多次请求访问厄立特里亚，但一次都未获得厄立特里亚政府的同意。²⁴

55. 根据调查，监察组认为，在本次任务期间，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对索马里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政治、外交、财政以及(据称)军事援助，从而违反了第1844(2008)号决议。至2009年下半年，可能迫于国际压力，厄立特里亚支助的规模和性质要么有所收敛，要么变得更加隐蔽，但却没有完全停止。

56. 此外，监察组了解厄立特里亚过去支持在非洲之角的非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情况，这些团体包括(但不限于)奥罗莫解放阵线、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和索马里西部联合解放阵线。根据第1907(2009)号决议第15段(b)和(d)项的规定，这类活动现在一律禁止。

厄立特里亚对索马里的政策

57. 厄立特里亚在索马里的参与只能从阿斯马拉更广泛的区域政策的角度去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其与埃塞俄比亚的持续争端。自2000年这两国之间停止敌对行动以来，阿斯马拉一直致力于在该区域抗击埃塞俄比亚的影响并支持了埃塞俄比亚境内反对现政府的武装团体。自2006年或可能更早以来，厄立特里亚一直在支持反对过渡联邦政府的势力，并将过渡联邦政府视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代理。

58. 在此情况下，厄立特里亚政府申明的政策就是反对2008年8月18日的《吉布提协定》，否认根据该进程设立的过渡联邦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呼吁驱逐以摩加迪沙为基地的非索特派团部队。为支持这一政策，厄立特里亚政府至少从2007年开始持续向索马里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大量的政治、财政和物资支持，其中包括武器、弹药和训练。

59. 厄立特里亚政府坦承它不承认过渡联邦政府，但却否认“在索马里问题上支持一方反对另外一方”。²⁵ 这一立场与厄立特里亚政府过去把过渡联邦政府说成

²⁴ 监察组与厄立特里亚政府之间的通信见附件四。

²⁵ 摘自Shabait.com(2009年11月25日)，即厄立特里亚新闻部网站，网址是<http://www.shabait.com/news/>。

是非法、不正当、外部强加²⁶ 而把阿斯马拉对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支持说成是“合法权利和道德义务”²⁷ 的多次声明有矛盾。2009年5月下旬，青年党和伊斯兰党向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发起最重大进攻期间，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领导人哈桑·达希尔·阿威斯向厄立特里亚表示了感谢：“厄立特里亚支持我们，而埃塞俄比亚是我们的敌人——这两个国家我们都曾经帮助过，但埃塞俄比亚却不报答我们。”²⁸

政治支持

60. 2007年期间，厄立特里亚政府主持建立了作为反政府运动的索再解放联盟。²⁹ 据当时在阿斯马拉并参加了这些活动的索再解放联盟官员介绍，政府高级官员——特别是新闻部长Ali Abdou、执政的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政治事务负责人Yemane Ghebreab和一名叫做Te'ame³⁰ 的高级军事情报官——在关于索再解放联盟重要任命的决定中发挥了直接作用。特别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执意要求索再解放联盟作出几项关键任命，即Yusuf Indha'adde任国防(或军事事务)部长、Yusuf Hassan Ibrahim “Dheeg”任外交部长、Abdifatah Mohamed Ali任财政部长。索再解放联盟领导人在与政府高级官员的讨论中抵制了这些任命，但却遭到否决。实际上，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的高级军事指挥员Yusuf Indha'adde就是根据厄立特里亚政府所发指示任命的。

61. 2007年11月至2009年4月，厄立特里亚容留了索再解放联盟(后为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的高级领导班子，其中包括哈桑·达希尔·阿威斯，而该联盟的部队在此期间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进行了一再攻击。由于索马里护照在大多数国家不被认为是有效的旅行证件，厄立特里亚政府向索再解放联盟领导人和至少一名青年党领导人、即Mukhtar Roobow提供了厄立特里亚护照。³¹ 自索再解放联盟分裂和以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为首的新的过渡联邦政府行政当局于2009年1月31日组建之后，厄立特里亚继续容留和支持以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为首的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而且后来还协助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政府联盟，即伊斯兰党(见上文第二节A部分案例研究1)。

²⁶ 例如，见厄立特里亚政府2009年2月24日、4月22日、5月14日、6月26日和7月10日新闻稿以及2009年5月20日Shabelle.net对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的访谈。

²⁷ 厄立特里亚政府新闻部2009年5月12日散发的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对“重建索马里阿斯马拉会议”的讲话。

²⁸ 2009年5月22日路透社的访谈。

²⁹ 代表们除了免费住宿外，每人还从厄立特里亚政府收到60美元。

³⁰ 又叫Te'ame Mekelle或Meqelle，据信是一名上校或准将。

³¹ 据美国政府介绍，Roobow于2006年8月21日获发厄立特里亚护照，号码为0310857(2008年11月20日美国财政部HP-1283号新闻稿：“财政部盯上索马里恐怖分子”，网上查阅<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hp1283.htm>)。

财政支持

62. 除军事支持外，厄立特里亚政府一直向包括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伊斯兰党和青年党在内的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财政支持。提供的现金使反政府武装团体得以从政府部队采购武器，从而在武装自己的同时解除对手的武装。³²

63. 索再解放联盟于 2007 年 9 月组建之后，厄立特里亚政府主要通过索再解放联盟给予财政支持。不过，据索再解放联盟官员介绍，2008 年期间，厄立特里亚与包括青年党和拉斯坎博尼部队在内的其他反政府团体建立了直接联系。Te'ame 上校对索再解放联盟官员说：“我们有这种斗争的经验，我们必须与每一个州的团体有直接关系。”据这些消息来源介绍，对每个团体每月的付款约为 40 000 至 50 000 美元，加上大规模行动的追加资金。2009 年期间，监察组了解到厄立特里亚政府对下列反政府人物作出了现金捐款：

- Yusuf Mohamed Siyaad “Indha’adde” (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中央各州，后加入过渡联邦政府任国防国务部长)³³
- Issa “Kaambooni” (拉斯坎博尼部队，下朱巴州，2009 年下半年在肯尼亚被捕)
- Mukhtar Roobow (青年党，巴伊州和巴科勒州)
- Mohamed Wali Sheikh Ahmed Nuur (伊斯兰党，盖多州)

64. 现金转移一般通过厄立特里亚外交官或情报官员实施，通常在外国进行。过渡联邦政府情报官员通知监察组说，2009 年 7 月，当一名为厄立特里亚政府充当现金运送人的德国国民抵达摩加迪沙国际机场时，他们将他逮捕。监察组从可靠的索马里消息来源和一些外国情报机构收到了许多相互印证的报告，确定有数名厄立特里亚官员参与了这种交易。支付的款项要么是直接交给索马里武装团体 (在厄立特里亚或在索马里) 的代表，要么通过哈瓦拉 (汇款公司) 或索马里商人转给战地指挥官。

65. 给反政府团体的现金还通过厄立特里亚驻肯尼亚、吉布提和迪拜的大使馆输送。这些每月支付的款项一般是每个团体 40 000 至 60 000 美元，加上特别行动的追加资金。据估计，仅 2008 年一年，经肯尼亚转送的这类资金就达 160 万美元。2008

³² 见监察组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 (S/2008/769) 和大赦国际 2010 年 1 月的文章“索马里：应当重新审查国际军事和警务援助”。

³³ 据非洲联盟官员介绍，Indha’adde 加入过渡联邦政府时，持有描述厄立特里亚向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力量领导人个人转移现金情况的文件，这些文件现在过渡联邦政府的掌握之中。监察组未能检查这些文件。

年9月，这样一个运款人(一名厄立特里亚政府官员)从肯尼亚经陆路前往下朱巴州一处地点，他在那里向拉斯坎博尼部队一名高级官员递交了估计60 000美元。

66. 2009年4月23日，厄立特里亚政府协助哈桑·达希尔·阿威斯返回索马里，以使他担任伊斯兰党的领导职务。阿威斯和另外4人从阿斯马拉前往摩加迪沙，在该市西南的K50机场着陆，在那里受到了伊斯兰党其他领导人和支持者的迎接。阿威斯离开阿斯马拉时估计带有200 000美元，后来他把这笔钱分给了伊斯兰党各领导人。

67. 监察组收到的可靠消息显示，厄立特里亚继续通过索马里北部港口Laasqoray用小型船只运送武器，再通过Mohamed Sa'iid Atom转运给在索马里南方的青年党部队(见下文第四节A部分)。2009年5月，厄立特里亚据称经由基斯马尤港向伊斯兰党运送了乌克兰制造的小武器和反坦克武器。

68. 2009年8月，肯尼亚当局承认以安全理由驱逐了两名厄立特里亚人，其中一人是个名叫Negash的外交官。据报Negash通过一处陆地边界进入肯尼亚，然后取陆路前往索马里，在那里既会见了伊斯兰党/拉斯坎博尼部队的领导人，也会见了青年党的领导人。肯尼亚政府一名部长在解释驱逐理由时，还提到了2009年6月一次导致过渡联邦政府一名部长和索马里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丧生的自杀炸弹攻击事件，称炸弹使用的材料系由一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提供。³⁴

训练

69. 至少自2006年以来，厄立特里亚一直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成员维持着训练设施，有时还为协助索马里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团体部署了教官和(或)军事顾问。厄立特里亚还为埃塞俄比亚反政府团体的成员维持了训练营地，而这种做法为第1907(2009)号决议所禁止。

70. 多个索马里和国际消息来源向监察组描述了厄立特里亚东部阿萨布附近的索再解放联盟战斗人员训练设施。2008年5月，当索再解放联盟分裂为两派时，厄立特里亚政府把将近三分之二的训练活动移到了西部靠近Teseney的另一个营地。托运的武器和弹药经由埃塞俄比亚东部从陆地走私至目的地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士兵据报在靠近边界的地方缴获了这些武器弹药中的一部分。

C. 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支持网络

71. 索马里居民与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社区之间的区别格外模糊。许多住在国外的索马里人与祖国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他们基本上是“双重国民”，经常在索马里旅行并积极参与索马里的社会或政治问题。索马里内阁部长和国会

³⁴ 2009年12月12日的电子通信。监察组未能独立核实这一说法。

议员中多人持有外国护照。青年党和伊斯兰党的领导人以及它们越来越多的士兵都在国外住过并与东道国保持了积极的联系。

72. 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圈子里对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支持在埃塞俄比亚占领下达到了高峰，而自谢赫·谢里夫当选总统以来则大幅度下滑。但是剩余的网络、包括有跨国关系的极端主义死硬分子仍在煽动叛乱。这些同情分子和积极分子的网络动员政治和财政支持，充当人员招募的论坛，并为招募的对象和战斗人员提供咨询。由于为数不多的高知名度恐怖主义案件，这些网络的重要性在过去 18 个月中得到了空前的国际关注，但它们比这少数案件所显示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根基要牢固得多、为之服务的目的也多多。

肯尼亚

73. 肯尼亚容留了索马里境外最大的索马里人社区之一，不过准确的数字难以确定——部分原因是难以区分肯尼亚索马里人和长期难民或来自索马里的移民。肯尼亚薄弱的公民登记制度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它有可能拒绝向真正的肯尼亚索马里人发放文件，或是向非肯尼亚索马里人提供文件，以换取贿赂或影响。

74. 肯尼亚庞大的索马里人社区、其紧邻索马里的位置以及两国之间众所周知漏洞百出的边界，都使肯尼亚成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一个主要支持基地。青年党和伊斯兰党的成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内罗毕，在那里筹集资金，参与招募并为受伤的战斗人员安排治疗。这一支持网络的一个关键支柱是一个富裕的神职人员兼商人社区，该社区与一小批因与极端主义挂钩而臭名昭著的宗教中心有关联——特别是与在内罗毕第 6 街上的 Abubakar as-Saddique 清真寺、Al-Hidaya 清真寺、Beit-ul-Mal 阿拉伯语学校和 ul-Axmar 清真寺有关联。围绕这些机构而组织的网络长期以来为索马里好战分子既提供了思想领导，又提供了一个资源基地。

75. Abubakar as-Saddique 清真寺现任教长是 Sheikh Mohamed Abdi Omar “Umal”。作为穆罕默德·谢赫·奥斯曼³⁵ 长期合伙人的 Umal 是一名生于埃塞俄比亚的教士和商人，在 2006 年至 2007 年曾大力鼓吹伊斯兰法院联盟。2008 年，当伊斯兰法院联盟因吉布提和平进程而分裂时，Umal 坚决反对和平谈判，随后又拒绝承认谢赫·谢里夫于 2009 年 1 月当选为过渡联邦政府总统。他对过渡联邦政府的反对还涉及到社区动员和资金筹集。监察组收到了关于 Umal 在 2009 年初与索马里武装团体代表一道参加数次会议的可靠、详细和具体的资料，参加这些

³⁵ 穆罕默德·谢赫·奥斯曼曾任伊斯兰团结组织驻联合国发言人，现任伊斯兰党领导人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使者。其他以肯尼亚为基地的创始人、包括 Adan Garweyne 和 “Boqolsoon” 都于 1990 年代初在索马里为伊斯兰团结组织作战的行动中丧生。他们以伊斯梅尔地区一座清真寺为大本营，经常参与为他们的事业筹款的活动。

会议的还有伊斯来尔地区商业团体的重要成员，会议目的是讨论武装斗争的后勤问题并为其筹集资金。

76. 不过，在肯尼亚和国际媒体的集中关注之下，Umal于2009年年中开始变调，表面上看成了过渡联邦政府的一名倡导者。2010年1月，他采取进一步行动，谴责把其他穆斯林指为背教者从而为让他们溅血正名的塔克菲里做法，因而对青年党构成了直接威胁。³⁶

77. 此后其他激进人物取代 Umal 成了圣战的鼓吹者和思想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Umal 的外甥和门徒 Hassan Mahad Omar——他的听众大都叫他 Sheikh Hassaan Hussein Adam，而他在青年党中的追随者则大都叫他 Abu Salmaan。Hassaan 和他在被称作 ul-Axmar 清真寺的非正式宗教中心的那些伙伴并非仅仅是青年党的同情者，而且也是青年党招募新成员和募集资金外联活动的骨干分子。Hassaan 的筹资办法非常咄咄逼人，在2008年2月4日的一次布道演讲中他说：

为圣战出资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如果你无法亲身加入圣战，那你就必须资助它。从你们那里为圣战募集的少量钱财不是慈善捐助，而是你们应尽的个人责任。它不像是为圣战者募集的救济金，而是强制性的。如果为圣战者募集的救济金变得不够了，那就允许强行征集更多的资金。而且还允许对任何阻挠分子发射5颗子弹。³⁷

78. 2009年4月，以Hassaan为首的一批神职人员被邀请参加了青年党所属网站 alqimmah.net和Dacwatu tawxiid在线论坛推动的一次因特网讨论；参加讨论的标题人物还有青年党领导人Mukhtar Roobow和Fu'aad Shangole，以及伊斯兰党领导人Omar Imaan Abubakar和Abdullahi Ali Hashi。³⁸

案例研究 2

ul-Axmar 清真寺(红色清真寺)

Ul-Axmar 清真寺(红色清真寺)是内罗毕伊斯来尔地区 al-Hidaya 清真寺附近的一个小型、非正式的中心。Ul-Axmar 清真寺的领导人与已知的青年党领导人一道代表青年党积极参加宣传、筹款和招募活动。监察组还收到消息说，2009年，来自摩加迪沙的青年党领导人数次由这个团体的领导人负责接待。

该中心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 Sheikh Hassaan Hussein；肯尼亚政府认为，

³⁶ http://www.halgan.net/view_article.php?articleid=13012。

³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O32tllVTpM&feature=related>。

³⁸ <http://www.alqimmah.net/archive/index.php?t-4742.html>。

这名 31 岁的神职人员以虚假的理由取得了肯尼亚国籍。Hassaan 竭力反对吉布提和平谈判，将参加者斥为背教者。^a

2009 年 2 月 12 日，在《吉布提和平协定》签署和谢赫·谢里夫当选为总统后，Hassaan 发布了一项宗教裁决（法特瓦决断），呼吁攻击新组建的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部队。这一裁决最初于 2009 年 2 月 17 日公布在青年党的一个聊天室里，随后公布于青年党所属网站 alqimmah.net 上。

2009 年 3 月，青年党领导人因 Mukhtar Roobow 在巴伊州和巴科勒州的行动而发生严重分裂。两个月前，青年党取得了对巴伊州和巴科勒州的控制，并设法抓到了过渡联邦政府议会成员而且和 Roobow 一样是 Mirifle/Leysaan 小部族成员的 Mohamed Ibrahim Habsade。虽然青年党最高领导层呼吁将 Habsade 公开斩首，Roobow 却将其释放并允许他毫发无损地离开。此外，Roobow 不顾青年党领导层对州政府官员的任命，指派忠于他本人的一批人担任了这些职位。一些青年党领导人试图开除 Roobow 并对他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该团体于二月下旬达成一项共同决定，派遣一个 5 人小组到内罗毕会见 Sheikh Hassaan Hussein。

Hassaan 裁决说，就防止拉汉文部族与“圣战者”之间更严重的分歧和纷争而言，Roobow 释放 Habsade 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这样做不仅显示他是青年党的一名思想领袖，而且也是一位直接参与他们内部政治和行动决策的领导人。

Ul-Axmar 清真寺另一名重要领导人是被称作 Abu Uteyba 的青年党已故指挥员的兄弟 Mohamed Ma'alin Nahar，他可以在内罗毕与摩加迪沙之间自由往来。Nahar 经常与青年党在摩加迪沙主要的招募和训练中心 Markaz-ul-Salahudin 的同道们一道参加联合线上论坛。

监察组审计的这样一期论坛筹集到 20 000 美元，后汇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银行账户中。一个特别慷慨的捐助者得到的奖励承诺是，在索马里的下一个自杀炸弹手临死前将为她祈祷。2009 年 9 月 17 日非索特派团部队总部遭到双重自杀炸弹攻击后，Nahar 在其他几期论坛期间不断向听众报告伤亡人数并感谢他们为斗争所作的贡献。

^a <http://www.xog-waran.com/xog-waran02July2009Gothenburg.html>。

欧洲关系

79. 2009 年 7 月初，Hassaan 访问了反政府力量支持活动的另一个中心瑞典，在那里参加了哥德堡 Bellevue 清真寺主办的第十七次索马里伊斯兰会议。Hassaan 的

参加引发了在瑞典的反青年党索马里人的示威，但该清真寺行政当局和会议组织者对他的参加进行了辩护。³⁹

80. 这次索马里伊斯兰会议的另一位高知名度参加者是索再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秘书长和伊斯兰党创建成员Yasiin Baynah。Baynah和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亲密助手Omar Shukri与一批索马里人一道于2008年2月被瑞典当局以资助恐怖主义的罪名逮捕，但后来由于缺乏证据获释。Baynah和Shukri两人都返回了索马里，并在那里为伊斯兰党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⁴⁰ 2009年4月下旬，Shukri再次出现在哈桑·达希尔·阿威斯身边，他曾陪同阿威斯从阿斯马拉返回摩加迪沙(见上文第二节A部分案例研究1)。⁴¹ 与此同时，Baynah继续在斯德哥尔摩经营着一家成功的旅行社，专事运送朝圣者前往麦加进行一年一度的朝觐，但在2009年下半年，他被斯德哥尔摩一地区法院定罪，罪名是逃税，与一家地下汇款服务公司的运作有关。

81. 监察组还了解到，包括Baynah在内的伊斯兰党领导人，在哥德堡会议的间隙参加了为反政府武装团体筹款的活动。同样，在2009年6月27至28日于比利时举行的第一次索马里伊斯兰会议的间隙，伊斯兰党的支持者也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为该组织募集到25 000多欧元。

因特网活动

82. 互联网继续在索马里武装团体进行宣传、招募和筹资中发挥重要作用(见S/2008/769)。监察组继续监视和调查一些最突出的网站和论坛，其中包括：

| | |
|-------------------|--------------------------------------|
| 青年党 ⁴² | alqimmah.net |
| | somalimemo.com |
| | ansarnet.info |
| | halganka.wordpress.com |
| | dacwatutawxiid.wordpress.com |
| | youtube.com/user/QolkaDacwatuTawxiid |
| 伊斯兰党 | jabiso.net |
| | somalimirror.com |

³⁹ 例如，见“哥德堡：Xasaan Xuseen 在‘伊斯兰与和平会议’上讲话”(http://islamineurope.blogspot.com/2009/07/gothenburg-xasaan-xuseen-speaks-at.html)。

⁴⁰ Baynah 和 Shukri 两人都持有瑞典旅行证件。

⁴¹ Shukri 据报仍能自由往来于索马里和瑞典之间。

⁴² 2008年12月监察组报告(S/2008/769)所列网站中已休眠或废止的包括 kataaib.net、baraawecity.wordpress.com 和 abushabaab.wordpress.com。

cadaalada.com

halgan.net

“先知的信徒”组织 shaaficiyah.com

www.ahlusunna.org

83. 青年党最活跃的网站是 alqimmah.net。该网站是 2007 年 9 月作为 Golaha Ansaarta Mujaahidiinta(圣战者支持者委员会)的论坛建立的。Alqimmah 网站不仅传播青年党的资料,而且还参与这些资料的制作,从而成为青年党的 da' awa(传播)机构。

84. 2009 年 7 月 22 日, alqimmah.net 网站张贴了题为 Sharif Muslim, Sharif Murtad(穆斯林谢里夫, 背教者谢里夫)的长达 42 分钟的录音,⁴³ 该网站声称撰写和制作了这一录音。该录音将谢里夫总统称为异教徒政权领导人, 将非索特派团部队称为异教徒入侵者, 敦促听众支持对他们发动圣战。青年党的宣传部门随后称, 已在整个索马里广泛分发这一录音。

85. 不到 1 个月之后, 也就是 2009 年 8 月 15 日, alqimmah 网站张贴了与一本名为《爆炸和炸药科学》的书籍的链接, 这本书是一个名为“Abu Hafis al-Lubnaani”的男子写的。⁴⁴ 张贴该书的目的很明显是让青年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可以获得有关制造炸弹的知识。

86. 2009 年 8 月 30 日, alqimmah 张贴了 Sheikh Hassaan Hussein 针对吉布提和平进程的结果用阿拉伯文撰写的长达 47 页的一份宗教判决⁴⁵ (法特瓦)(见上文第 2 个案例研究)。该法特瓦总体性地向索马里伊斯兰团体, 特别是向青年党提供了对索马里政府这一异教徒政权发动圣战的所谓宗教理由。

87. 2010 年 1 月 20 日, alqimmah 张贴了名为“Nairobi Tutafika”⁴⁶ 的一首长达 6 分钟的圣战者 nasheed(宗教歌或赞美诗), 这首歌是威胁要进入肯尼亚和在内罗毕游行的青年党战士写的。Alqimmah 网站在对这首歌的介绍中说, 促动写这首歌的原因是 3 周前牙买加传教士 Abdulla al-Faisal 在内罗毕被捕, 他曾在英国因煽动种族仇恨被定罪和判刑。这首歌是用斯瓦希里语演唱的, 中间点缀着讲话和枪炮声, 这一帖子明显是要在肯尼亚境内的青年党支持者中煽动和激发更大的好战性。

⁴³ Alqimmah.net, 2009 年 7 月 23 日, “Sharif Muslim, Sharif Murtad”(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t=6600)。

⁴⁴ 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t=8793。

⁴⁵ 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s=518dd346c94c9e71d3963fc6e25a71db&t=9498。

⁴⁶ “我们将到达内罗毕”; 可查阅 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p=25882#post25882。

88. Alqimmah.net 网站是在瑞典以 Abdu-Raouf (Ralf) Wadman (又名 Usama el-Swede) 的名字注册的, 他是一名改信伊斯兰教的瑞典人, 住在哥德堡, 与许多极端分子和事业有联系。该网站的管理人之一是 Musa Said Yusuf “Godir”。2008 年 5 月 28 日, Godir 在伦敦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 Ahmed Said Mohamed “Faarax-Deeq”, 此人是青年党另一联营网站的管理人, 他们被控犯下许多违反英国反恐立法的罪行。

89. 这两个人后来被宣布无罪开释。⁴⁷ 2009 年 7 月 28 日夜间, 青年党在线论坛的参加者庆祝 Faarax-Deeq 被释放, 他对这群人发表简短讲话。2009 年 8 月 9 日, 包括设在阿斯马拉的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的成员和支持者在内的一群索马里人也在联合王国莱斯特为 Faarax-Deeq 和 Godir 举办了一个招待会。这一活动的一个目的是感谢包括设在阿斯马拉的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发言人 Zakaria Mohamad Haji Abdi 在内的一个“核心小组”, 感谢他们为争取此二人获释所作的努力。⁴⁸

90. 武装的反对派团体间的此类“虚拟”合作并不罕见。青年党和“伊斯兰党”组织定期组织联合论坛, 在网络空间方面实现的合作程度大于其在实地的合作。例如, 2009 年 3 月底的一个论坛的参加者包括 Sheikh Fu’ ad Mohamed Khalaf (青年党)、Ma’ allin Burhan (青年党) 和 Abdullahi “Khadaab” Haji Yusuf (伊斯兰党秘书长)。同样, 在 2009 年 5 月底举行的一场为期 3 天的现场筹款活动中, 参加者包括 Abdullahi “Khadaab” (伊斯兰党)、Abdullahi Ali Hashi (伊斯兰党) 和 Mukhtar Roobow (青年党)。

91. 青年党也利用此类因特网论坛来突出与他们合作的 Muhaajirun (加入其斗争的外国斗士)。例如, 在 2009 年 7 月的第二周, Fu’ aad Shangole 和 Ma’ allin Burhan 向一个在线论坛的参与者公布了在 Salahudiin 伊斯兰中心举办的感谢外国人的一场仪式的记录, 据说, 是为了庆祝他们中大约 50 人与索马里妇女结婚, 以作为他们融入索马里社会的一个途径。这一讯息是要完全无误地向潜在的外国志愿者保证, 如果他们加入这一事业, 他们可期待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

筹款

92. 2009 年 8 月 30 日的夜晚, 青年党在其在线论坛上开始了一场为期两周的为希兰州、拜州/巴科尔州和盖多州等地战斗人员的筹款活动。青年党位于摩加迪沙的 Salahudiin 中心直接协调和促成了这场活动, 数以百计的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参加了这场活动。拜州/巴科尔州青年党州长 Mahad Omar Abdikarim、希兰州州长 Abukar Ali Aden 以及盖多州副州长 Ma’ allin Osman 向论坛简介了这些州的圣战者及其家人因干旱和冲突所遭受的困难。论坛参加者认捐总额超过 40 000 美元。

⁴⁷ 控方已对此案进行上诉, 在撰写本报告时此案还在审理。

⁴⁸ 见 alcarab.com 上的文章和图片, 2009 年 8 月 10 日, 可查阅 <http://alcarab.com/warka/?id=3741>。

93. 而且，青年党领导人要求论坛参加者在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中口口相传筹款的消息，通过非正规汇款系统哈瓦拉将现金捐款按指定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汇给他们提供的摩加迪沙联络人。

招募

94. 还利用因特网活动和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支持网络来进行招募。在监察组任务期间，国际上特别注意招募西方国家的索马里血统的青年男女成为青年党普通成员事——他们中一些人后来被部署为自杀炸弹手。其他情况涉及煽动或教唆在外国土地上进行恐怖活动。

95. 青年党力图为宣传目的而展示这些青年人，并对此种宣传效应加以利用。2009年4月5日，一组声称从北美和欧洲回国的大约10多名青年党战斗人员在基斯马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⁴⁹ 其中一人自称是Abdifatah，声称是从美国回国的，他在摩加迪沙的Markaz al-Salahudiin学习过，本人认识Bosaaso和Hargeysa两地的自杀炸弹手。监察组相信Abdifatah现仍在索马里，目前使用一个新的假名，他已爬上青年党的上层。

96. 招募人员加入伊斯兰法院联盟(青年党是该组织的一部分)至少早在2006年已开始，当时一群英国的索马里裔青年来到摩加迪沙参战。根据多个来源，该群人的带头人名Magan Mohamed Haashi “Abu Maryam”，他在霍丹区为青年党战死。⁵⁰

97. 在2007年底，可能更早，也已开始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索马里裔青年人中进行招募。但这一趋势大体上被忽略，直至第一个已知的美国自杀炸弹手Shirwa Ahmed 2008年10月在Boosaaso死亡。

98. 等到Shirwa死亡的时候，其他被招募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已在索马里境内。根据美国法院的文件，Salah Osman Ahmed于2007年12月来到索马里，在那里他接受了青年党的培训。在他返回美国之后，他于2009年2月被起诉，他对向恐怖分子提供实质性支持一项指控认罪。⁵¹ 对Abdifatah Yusuf Isse作出了类似的起诉。

99. 在整个2008年招募活动持续进行。17岁的Burhan Hassan于2008年11月4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前往索马里，接受青年党的训练并为其打战，2009年6月5日在摩加迪沙被打死。Zakaria Ma' ruf 是索马里政治家阿里·哈利夫·加莱德的亲戚，他于2008年春天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前往索马里，他在那里加入了青年党。据报，有人在2009年5月至6月间在内罗毕看见过他，他在伊斯来尔地

⁴⁹ <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t=4619>。

⁵⁰ 其中一个版本，可查阅<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t=3988>。

⁵¹ <http://www.nytimes.com/2009/07/14/us/14somalis.html>。

区的 Abubakar as-Saddique 伊斯兰中心学习。后来 Zakaria 返回了摩加迪沙，并于 2009 年 7 月在当地被打死。

100. 2009 年 12 月 3 日，来自丹麦的一名索马里裔人在出席巴纳迪尔大学医学学士毕业典礼时引爆了炸弹背心。炸弹炸死 24 人，主要是学生。其他死者包括 2 名医生、3 名记者和 4 名过渡联邦政府部长。据报大约有 60 人受伤。虽然青年党发言人 Ali Mohamud Raghe 公开否认对爆炸事件负责，但监察组听了在线论坛，青年党领导人声称这一自杀攻击是一个胜利，并告知参加论坛者，炸弹手的妻子也接受了自杀行动训练，只是在最后一刻因怀孕被叫停，但会接受未来的机会。

101. 瑞典政府估计，至少有 20 名索马里裔瑞典人加入了反对派武装团体。其中一人 Shu' cayb Ali Hassan 来自斯德哥尔摩郊区的 Rinkeby，他最初被招募到伊斯兰党 Anoolle 分部，但据报 Shu' cayb 要求转到青年党，那里有更多他可交往的散居国外的索马里青年。他于 2009 年 7 月 2 日在摩加迪沙为青年党作战时被打死。

102. 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的索马里裔家庭现也报告了类似的失踪，其他失踪者的事情无疑也会曝光。

从支持到行动

103. 在 2009 年期间，有迹象表明，青年党一些散居国外索马里人支持者开始不仅对支持感兴趣，而且也对行动感兴趣。

104. 在澳大利亚，一群被控计划袭击悉尼军事基地的年轻人曾向监察组认为是 Ahmed Abdirahman Siiro 的一名男子寻求鼓励和支持，此人当时是青年党的下谢贝利州州长，现为青年党领导层的高级顾问。在瑞典，据报一名漫画家接到一名讲瑞典语的男子从索马里打来的威胁电话。⁵² 2009 年 9 月，美国驻南非使馆因涉及索马里极端分子的威胁而暂时关闭。2010 年 1 月 1 日，另一名据称与青年党和基地组织东非分部有联系的索马里人，因与袭击一名丹麦漫画家有关而遭到枪击并被捕；据报该名男子曾在肯尼亚被拘留，因为警方怀疑他正在计划对美国国务卿带队的访问团进行攻击。⁵³

⁵² <http://www.thelocal.se/24198/20100104/>。

⁵³ 在 2010 年 2 月 6 日一个名为“Huda-Wa-Nuur”（指导和光明）的在线论坛上，Hassan Hussein 对该嫌疑犯的行为进行表扬。该论坛是由 alqimmah.net 和‘Somali Islamic Dacwatu Tawxiid Center’（索马里伊斯兰 Dacwatu Tawxiid 中心）主办的（可查阅 <http://alqimmah.net/showthread.php?p=26677#post2667>）。

105. 监察组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因为青年党对目前的僵局或可能出现的政治和军事逆转感到挫折，从而诱使他们将冲突外部化，袭击他们认为是过渡联邦政府、邦特兰或索马里兰的支持者。

招募、亲戚关系和欺诈

106. 虽然来自多个部族的索马里人是以这种方式被招募的，但鲜有疑问，招募人员正在利用亲属关系来确定未来的招募对象，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利用社区团结，以逃避当局的注意。

107. 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监察组的调查显示，在 20 名已知失踪的青年人中，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有一名父母来自 Daarood 族的 Harti 分部族。在为青年党战死的 5 个索马里裔明尼苏达人中，有 3 人属于 Harti/Majeerteen 族的 Omar Mohamud 分部族，第四个人的母亲也来自 Harti 分部族。在瑞典，Shu' cayb Ali Hassan 本人是 Rahanweyne 部族的一名成员，最初是被来自 Harti/Majeerteen 族 Siwaaqroon 分部族的母亲方面的亲戚招募去 Harti 的战斗队伍的。

108. 监察组调查的招募模式中的部族选择趋势似乎因社会或家庭失调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监察组调查的案件中至少有 4 起，青年是以虚假理由获准进入美国的，包括与不是自己的家人居住在一起。

D. 武装团体和移民欺诈

109. 索马里武装团体在索马里边界以外的活动是靠普遍的移民欺诈做法来促成的。监察组了解到，青年党、伊斯兰党和海盗民兵的成员已利用这一做法，以便获得许可进入欧洲各国，以及可能在北美，还有亚洲的几个目的地。

110. 签证欺诈的做法是对官方特权和对索马里的国际友好的特别滥用。许多外国政府出于外交礼仪接受索马里官员的签证申请，以协助其努力争取索马里侨民和国际社会对过渡联邦政府的支持。其他国家提供签证，是为了帮助受战争影响的家庭或有需要的学生寻求更好的生活。作为对这种特权的交换，索马里部长、国会议员、外交官和自由职业“中介”将获得外国签证变成了一个可能只有海盗行为与之媲美的增长性行业，赴美签证每个卖 10 000 至 15 000 美元。那些能付得起这笔款子的是从海盗行业中获益的个人和武装团体的领导人。

如何操作的：部长、议员、外交官和中介

111. 涉及过渡联邦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签证欺诈是最无耻的。政治家们声称，他们需要公务旅行，如受到邀请给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团体讲话或出席会议，由一个假政府官员代表团(偶尔是家庭成员)陪同。此类签证申请通常伴随着照会或索马里大使馆其他介绍文件，经常还会附上一名部长、议长或他的一名副议长的信作为支持文件。如果申请得到批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每人为旅行机会支付多达 15 000 美元。很多人不再返回。

112. 索马里驻内罗毕大使馆的官员，包括大使 Mohamed Ali Nur “Ameriko”，据报在这一阴谋中起着核心作用。大使馆一位高级官员向监察组承认存在这一问题，但指责包括总理和议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强行给使馆施加此类申请签证要求。

“Ameriko”大使否认本人参加任何欺诈，并强调说，使馆没有权力筛选过渡联邦政府部长或国会议员的签证申请。但他向监察组证实，他已收到其他大使馆的投诉，他已将这些投诉转给他的政府。

113. 意大利驻肯尼亚使馆也被牵涉进这种做法。许多索马里移民仅利用意大利作为进入欧洲的门户，在第三国定居。虽然费用可能有所不同，但据报意大利签证的平均费用为：男子每人 12 000 至 13 000 美元，女子每人 15 000 美元。这笔款子存在一个资金转账组织的代管帐户内，直至客户抵达他或她在罗马的目的地。中介和有关使馆官员大致平分收益。⁵⁴ 在抵达意大利后，由第二级的走私网络接管客户，往往提供伪造的意大利居住证明(另付 3 000 美元)，安排前往另一个欧洲国家：监察组调查的案件显示，瑞典是一个热门目的地。

114. 在回答监察组查询时，意大利驻过渡联邦政府大使 Stefano Dejak 介绍了他为制止这种做法已采取的措施。2009 年 2 月，他在给过渡联邦政府总理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关切，并于 2009 年 5 月提议召开欧盟移民问题工作队会议来专门解决索马里问题——但两者均未奏效。2009 年 9 月，他再次给该国总理发电子邮件，抱怨索马里国会议员提出的非法签证申请数量继续增加，并说他最近拒绝了其中 50 个签证申请。Dejak 大使说，他的权力仅限于政治性质的签证申请，不会处理常规的签证申请，后者由意大利大使馆转给驻肯尼亚的领事部门处理，大多数签证申请是那里处理的。

115. 监察组的调查已将过渡联邦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与签证弄虚作假做法挂上钩，其中包括副总理兼渔业部长阿卜迪拉赫曼·哈吉·亚丁·伊比、妇女事务和两性平等部长 Fowsiya Mohamed Sheikh 以及宪法事务部长 Madoobe Nunow Mohamed。⁵⁵ 宪法事务部长是惯犯：2009 年 4 月和 6 月，他组织了代表团出席在德国由一著名机构举办的宪法培训讲习班，这是开发署协调的索马里宪法建设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代表团成员包括独立联邦宪法委员会成员、伪装成政府部门官员的私人和该部长的亲戚。这些人中至少有 8 人，其中包括 Nunow 的儿子，后来“失踪”。除了他的亲戚外，监察组了解到，在这些没有返回的人中，每个签证向该部长支付了 14 000 美元。随后，这些个人中有 5 人在荷兰要求政治避难。自从那时以来 Nunow 向其他欧洲国家驻内罗毕使馆提交了类似的要求。

⁵⁴ 监察组的多个来源已经确定意大利使馆的一名女领事官员为欺诈签证申请的主要联络人。

⁵⁵ 过渡联邦政府以及邦特兰的其他部长卷入了涉嫌欺诈的案件，但由于签证被拒，无法弄清是否真的发生欺诈。

116. 最突出的“中介”之一是名为Abdiaziz Abdullahi Mohamed “Abdi-hukun”的一名索马里议员，他是非洲联盟议会的前成员。⁵⁶ 他自1997年以来一直住在肯尼亚，自2004年以来他一直是索马里的议员，Abdiaziz拥有非洲联盟的护照，尽管他5年多前已丢失了非盟议会的席位，他还有瑞典的旅行证件。Abdiaziz还与以前在基斯马尤为青年党做事的另一名索马里裔瑞典居民一道，协助力图加入索马里武装反对派团体的散居国外的索马里青年通过肯尼亚前往索马里。⁵⁷

117. 2009年4月，Abdiaziz为他的两名家庭成员向意大利使馆申请签证。签证发放了，两名男子前往米兰，但随后用欺诈性文件离开意大利前往第三国。监察组的调查让人有理由相信，这两名男子实际上是一个武装反对派团体——据说青年党的成员。

118. 监察组了解到反对派武装团体成员以欺诈理由获得欧洲签证的其他几起案件，其中至少有1名青年党成员和7名伊斯兰党成员。此外，伊斯兰党指挥官在2009年年中将他的家人迁往瑞典，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在家人团聚方案名下与他们团聚。据报这名青年党人物在2007年年初协助外国战士离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干涉后，他从此定居在瑞典。

119. 海盗们也在利用移民欺诈。监察组了解到，邦特兰海盗民兵的一些成员在2009年期间在欧洲获得庇护和旅行证件。一人在瑞典获得庇护，一人通过意大利前往荷兰，据说一人进入了联合王国。后来这三个人又返回该地区，重操海盗民兵的旧业。

120. 这些案件仅是远远大得多的现象中的一斑。监察组获得的资料显示，西欧以外的许多国家，包括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南非和乌克兰也受到这一现象的影响。索马里武装反对派团体和犯罪网络进行利用的范围同样巨大。

三. 武装犯罪集团威胁和平与安全的行为

A. 海上民兵：最近的情况发展、趋势和模式

121. 尽管45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努力，但从索马里发起的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自监察组2008年12月报告(S/2008/769)介绍了这一现象以来却一直在增加。在2009年期间，国际海洋局海盗行为报告中心登记的索马里海盗在非洲之角周围发起的袭击共217起，比上一年增加95%。⁵⁸ 在被袭击的船只中，

⁵⁶ 监察组也在调查其他“中介”，包括一名住在内罗毕的著名商人的妻子，据报她与意大利使馆的女领事官员合作。

⁵⁷ 两人均来自少数民族裔Gagale部落。

⁵⁸ 然而，2009年海盗袭击中最后劫持得逞的比率只有22%，比2008年下降16%。

对 47 艘船只的劫持得逞，估计赎金为 8 200 万美元。⁵⁹ 2009 年已结束，但仍有 12 艘船和 263 名船员被关押。

122. 仍有争议的是，国际反海盗努力的主要影响是，将海盗作业区由亚丁湾转移到了印度洋，转到离索马里海岸越来越远的劫持目标区。海盗袭击离索马里海岸可达 800 海里的船只现已常见，使用“母船”使海盗得以在海上逗留更长时间。2009 年，在离索马里海岸 800 海里以外海面，6 艘船遭袭，3 艘被劫持。在其劫持所及距离扩大的同时，海盗也表现出他们有能力袭击更大和更快的船只，如 Asian Glory(亚洲荣耀)号轮船，这是一艘悬挂联合王国国旗的运送汽车船只，其出水高度 23 米，它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在东北季风季节，在离索马里海岸 600 海里(1 111 公里)处被劫持。

123. 海盗作业模式另一转变是埃勒作为港口和人质扣押地的重要性下降，开始转向加拉阿德(Gara' ad)(也在邦特兰)、哈拉尔代雷和霍比亚(索马里中部)，并在较小程度转向拉斯库赖(萨纳格州东部地区，这是索马里兰和邦特兰争议领土)。

124. 这些海盗作业的进展，尽管令人不安，但不象通常所描绘的那样具有戏剧性。监察组发现，没有证据支持有关先进武器、登船设备或情报的广泛报道。⁶⁰ 相反，大多数的海盗袭击事件似乎是随机的和见机行事的：监察组已知至少有 3 次：海盗误将海军船只当作商船。⁶¹

B. 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

125. 只能在陆地上，而不是在海洋上全面击败非洲之角沿海的海盗，这已成为普遍看法。已相当多地专门注意海盗现象的社会和经济驱动因素，以及索马里渔业界对非法和破坏性地开采索马里海洋生物资源的外国船只的不满。虽然监察组不否认这些说法的合法性——监察组曾在 2003 年 11 月和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中列举了这些说法——但在监察组任务期间的调查发现，毫无疑问，这些充其量是第二位的，在某些情况下，对了解和遏制海盗现象无足轻重。

126. 海盗作业继续以两个主要地点为基地：邦特兰沿海和索马里中部哈拉尔代雷和霍比亚以东沿岸。这些地区既不是特有地靠近航道，社区也不是特有地贫困。

⁵⁹ 赎金支付额通常是保密的，很难取得准确数字。但是，军事来源估计，2009 年，每条船的平均赎金支付额为 175 万美元，而 2008 年为 125 万美元。本监察组任务期间所报告的最高赎金支付额为 550 万美元，最低的为 10 万美元。

⁶⁰ 对海盗武器和设备的插图说明，见附件二。

⁶¹ 3 次事件中涉及德国海军油船 FGS Spessart 号(2009 年 3 月 22 日在亚丁湾)、法国轻型监测护卫舰 Nivôse 号(2009 年 5 月 3 日在印度洋，在蒙巴萨以东 620 海里)以及法国海军指挥和供应船 La Somme 号(2009 年 10 月 7 日，亚丁湾，离索马里海岸 250 海里)。在所有 3 起案件中，袭击被击退，海盗船和设备被缴，一些海盗被捕。

如果这些是主要因素, 海盗基地本应出现在索马里海岸从靠近吉布提的 Loy' addo 到肯尼亚边境的 Kaambooni。上述地区并未发生这一情况, 需要一些分析。

127. 对索马里海洋资源的开发是一个现实, 但它绝不是索马里海盗或其支持者魂牵梦绕之事。2009 年, 只有 6.5% 的索马里海盗袭击是针对渔船的, 其中仅有一艘——Artxa——被确认当时在索马里领海。⁶² 鉴于渔船通常比货船更容易被扣, 这是低得令人惊讶的数字, 但渔船一般带来的赎金较小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⁶³ 然而, 对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解释是, 非法和过度开采索马里海洋生物资源的外国渔船中的许多船只, 其实是得到地方当局的“授权”这样做的, 因此一定程度上享有免于海盗劫持的保护。

128. 索马里兰海岸线离通过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运输线最近, 因此, 应可为海盗提供更好的寻找劫持目标的场地, 但与邦特兰不同的是, 索马里兰当局和社区领导人对海盗采取坚决果断的反对姿态。2009 年 10 月访问哈尔格萨和柏培拉时, 监察组有机会观察索马里兰当局反海盗的努力。尽管资源非常有限,⁶⁴ 海岸警卫队巡逻 850 公里的海岸线和维持十多个有人的观测站, 该地区一有任何可疑活动, 当地社区就提请其注意和通报情况。

129. 此外, 监察组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佐证海盗和包括青年党在内的武装反对派团体进行有组织的合作的指控。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种联系的情况下, 监察组认为, 此类联系是高度地方化的、个人之间小规模的安排, 如 as Abdulrisaaq Sheikh Ahmed Geedi 涉嫌参与一些劫持; 也是与青年党的个人联系。监察组并不认为此种情况是证明存在更广泛模式的证据。

130. 总之, 监察组认为, 索马里海盗行为是归于特定的民兵组织和“家族”的一种严重犯罪活动。在索马里中部, Afweyne 家族通过财富的分配, 成功地吸纳了当地社区, 主要是 Habar Gidir Saleebaan 分部族成员。在索马里东北部, 海盗首领在地方和中央各级, 通过吸纳和腐蚀拉拢政府官员损害了国家机构。

C. 海盗民兵和网络

131. 2008 年底, 监察组查明了在索马里沿岸活动的两个主要海盗网络: 一个源于邦特兰(索马里东北部), 一个在索马里中部 Xarardheere 和 Hobyó 附近。监察组详细介绍了这些海盗网络的组织和结构, 查明了其头目、基地、在何处出没及其行动的运作方式(见 S/2008/769)。

⁶² 根据国际海洋局的数字, 14 艘渔船被袭击, 其中对 11 艘的劫持得逞。欧洲联盟海军部队记录到 15 次对渔船的袭击, 其中对 12 艘的劫持得逞。国际海洋局认为其他两艘渔船 Muntaz 1 号和 Samara Ahmed 号也是在索马里水域被扣押的, 但欧洲联盟海军部队无法提供这些船只的位置。

⁶³ 索马里海盗明显喜欢使用被扣的渔船作为母船, 而不是利用其来收取赎金。

⁶⁴ 索马里兰海岸警卫队是 2005 年底成立的, 属索马里兰内政部管辖。警卫队有 350 人、3 艘船和 10 至 15 艘装有船尾引擎的小型快艇和 3 艘船头装有高射机枪的较大巡逻船。

132. 在本任务期间，这些民兵扩充了成员，并将其行动扩展到新的地区。⁶⁵ 在索马里中部，据报，海盗从更南端的沿海地区展开行动，但他们继续将劫持的船只停靠在Xarardheere和Hobyo附近。在索马里东北部，由于国际打击海盗行动以及地方当局和社区领袖在国内施加有限度的压力，迫使某些海盗活动从原来的Eyl中心地转移到更南边的Gara'ad和西边的Laasqoray。

索马里中部

133. 自2009年10月以来，海盗的主要攻击重点已从亚丁湾转向印度洋。这一转移更彰显了穆杜格州南部Xarardheere和Hobyo海盗中心地的重要性。Xarardheere距印度洋沿岸约18公里处，其居民主要是Habar Gidir Saleebaan小部族成员，是索马里中部最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之一Mohamed Hassan Abdi “Afweyne”的大本营。⁶⁶ “Afweyne”是索马里中部海盗网的创始人，监察组在以往的报告中一直提到他从2004年至2007年期间在以Xarardheere和Hobyo为基地的海盗行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见S/2006/229和S/2008/274)。

134. 在本任务期间Afweyne已较少出现，他在行动中的领导角色似乎已由他的儿子Abdiqaadir接替。可靠消息来源证实，在本任务期间，Afweyne和Abdiqaadir单独或联合参与劫持至少7艘船只：印度洋探索者号游轮(2009年4月2日)、Hansa Stavanger号集装箱货轮(2009年4月4日)、Pompei号挖泥船(2009年4月18日)、Ariana号散装货轮(2009年5月2日)、Alakrana号渔船(2009年10月2日)、Kota Wajar号集装箱货轮(2009年10月15日)和Xin Hai号散装货轮(2009年10月19日)。⁶⁷

135. 监察组对有关Afweyne以及或许还有其他海盗头目可能得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的同情的报道感到关切。多个媒体来源以及监察组的联络人报告，Afweyne作为特邀嘉宾于2009年9月1日至4日出现在黎波里，出席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总统举办的为期4天的庆祝活动。

136. 2009年9月23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承认，他曾与索马里海盗会晤，他们为他们辩护，并呼吁各国尊重索马里的专属经济区。

⁶⁵ 海盗典型的“运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有关现模式的说明，见附件三。

⁶⁶ Afweyne是一个昵称，索马里语的意思是“大嘴巴”。

⁶⁷ 监察组认为Afweyne的民兵参与的劫持事件包括：“SEMLOW”号轮船(2005年6月26日)、“Feisty Gas”号轮船(现改为“Gaz Zael”号，2005年4月10日)、“Rozen”号轮船(2007年2月25日)、“Danica White”号轮船(2007年6月2日)、“Playa de Bakio”号渔船(2008年4月20日)、“Stella Maris”号轮船(2008年7月20日)、“Bunga Melati Dua”号轮船(2008年8月18日)、“Centauri”号轮船(2008年9月17日)、“Captain Stefanos”号轮船(2008年9月21日)、“Faina”号轮船(2008年9月25日)、“Stolt Strength”号轮船(2008年11月10日)、“Tian Yu”8号渔船(2008年11月15日)和“Sirius Star”号轮船(2008年11月15日)。

海盗行为及邦特兰行政当局

137. 索马里中部的海盗行为可以准确地形容为是无国家状态和军阀割据的产物，相反，在索马里东北部，海盗行为则得益于对国家机构的资助和保护。邦特兰经过 12 年的相对积极发展之后，新成立的 Abdirahman Mohamed “Faroole” 行政当局正在推动邦特兰成为一个犯罪之邦。监察组的调查，包括对掌握海盗行动、赎金谈判和(或)赎金支付第一手资料的各消息来源的访谈都证实，包括主席 Faroole 及其内阁成员在内的邦特兰高级官员，特别是内政部长 (Abdullahi Ahmed Jama “Ilkajiir” 将军(见以下案例研究 3)和内部安全部长 (Abdillahi Sa’iid Samatar 将军)，都收受从海盗和(或)绑架行动中获得的收益。

138. 在本任务期间已有一些迹象表明，邦特兰已加大力度打击海盗行为。2009 年期间，Abdirahman Mohamed “Faroole” 主席数次公开谴责海盗行为，当局已逮捕一些海盗，并将其定罪，缴获了武器和装备。但是，尽管作出这些姿态，邦特兰沿海的海盗活动仍有增无减，海盗的高级头目仍逍遥法外，显然不惧遭到逮捕，邦特兰当局在有些情况下还为海盗民兵提供保护。

案例研究 3

萨纳格东部海盗民兵

萨纳格州东部山区崎岖不平，主要居民是 Harti Darod 族的 Warsengeli 小部族成员，长期以来一直与走私和贩卖武器有联系。监察组在其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中提到出现了一支由 Warsengeli 的一名前军火商领导的隶属青年党的民兵队伍(见下文第四 A 节)。自 2008 年以来，萨纳格东部又与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另一个行为即海盗行为有联系。

2008 年 6 月 23 日，德国一艘“Rockall”号游艇在亚丁湾被海盗劫持，并停泊在港口村 Laasqoray。拥有并驾驶这艘游艇的一对德国退休夫妇被带到岸上，并被强迫带进山区，在那里被扣押了 52 天，在支付赎金后才被释放，据说赎金达 100 万美元。^a

劫持“Rockall”号游艇的人名叫 Fu’ aad Warsame Seed，又名“Hanaano”，45 至 50 岁，是 Warsengeli/Reer Haaji 小部族成员，他是在 Eyl 进行海盗活动时学到海盗技能的。他的收入使其得以重返家园，建立了自己的一支约有 50-60 人的民兵队伍，配备了架着机关枪的‘技术’车辆、PK 通用机枪、火箭榴弹发射器、Heckler 和 Koch G3 组合的半自动步枪、AK-47 和 SAR - 80 冲锋枪。民兵中的其他高级成员包括 Hanaano 的儿子 Omar Hassan Osman “Baqalyo” 和 Ali Dhego-Libaax。

释放“Rockall”号游艇之后，Hanaano 和他的民兵接着劫持了土耳其“Karagöl”号化学品运输船(2008 年 11 月 12 日)、埃及“Mumtaz 1”号和“Samara

Ahmed”号两艘渔船(2009年4月10日)和意大利“Buccaneer”号拖船(2009年4月11日)。

在连连得手之后，Hanaano 的海盗们开始走霉运了。2009年4月29日，13名持有G3和AK-47冲锋枪的人分乘两艘快艇出海进入亚丁湾，寻找袭击的船只。几天后，一个舷外发动机出现故障，迫使他们返航，但在返途中，他们的燃油耗尽了。2009年5月5日，在海上漂流了6天到了Berbera东部后，被索马里兰海岸警卫队发现，在短暂的交火中两名海盗受伤，之后他们都被拘押。

2009年10月15日，Hanaano 的运气显然到了尽头。Hanaano 和他的7名民兵两天前乘坐一艘快艇和两艘独桅帆船出海，据报在也门水域被捕，并最终被关押在Sana'a。不过，在编写本报告时，也门政府还没有答复监察组有关确认这一信息的请求。

Hanaano 从也门监狱获释的最大希望可能寄托在邦特兰内务部长Abdullahi Ahmed Jama “Ilkajiir”将军身上，他是一名前军官，并与Hanaano 一样，也是Warsengeli 小部族成员。Ilkajiir 是2008年末从美国返回索马里，以竞选邦特兰总统。根据多个独立消息来源透露，Hanaano 为 Ilkajiir 的政治运动捐赠了20多万美元。Ilkajiir 最终在选举中输给Abdirahman Mohamed “Faroole”——他得益于海盗为其政治选战基金提供的更多捐款——Ilkajiir 获得了内务部长一职。

自那以后，Hanaano 及其人员一直得益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据报 Ilkajiir 获任后不久，就提议由Hanaano 担任“萨纳格东部海岸警卫队司令”。2009年8月，埃及“Mumtaz 1”号和“Samara Ahmed”号两艘渔船的船员奋起反抗，制服海盗绑架者，并随后将其移送埃及当局。Ilkajiir 立即带领邦特兰当局努力促使这些海盗——全部是Hanaano 的民兵成员——获得释放，2009年9月，埃及政府将这些俘虏遣返邦特兰。^b

2009年11月30日，据报，邦特兰安全部队在Boosaaso逮捕了Omar Hassan Osman “Baqalyo”，指控的罪名与海盗行为无关。据称，根据邦特兰内务部长Abdullahi Ahmed Jama “Ilkajiir”将军的命令，Baqalyo 于2009年12月5日再次获得释放。^c

^a 据接受监察组访谈的得到印证的独立消息来源称，邦特兰政府官员扣留了30%以上的赎金付款。

^b 监察组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没有成功，据埃及政府称，部分原因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沟通都是口头进行的。

^c 监察组认为，Baqalyo 是与Hanaano 一起被捕的，目前被关在也门。

139. Abshir Abdillahi “Boyah” 可能是邦特兰最臭名昭著的海盗头目，他约 44 岁，原籍是沿海城Eyl。⁶⁸ 监察组以前的报告都确定Boyah是 2008 年海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供资者。监察组收到的独立情报报告确认他参与海盗活动。Boyah 本人也公开承认自己是由约 500 名海盗组成的海上民兵指挥官。根据Boyah自己的供述，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他的民兵共劫持了 25 至 60 艘船只，其中包括日本所属的“Golden Nori”号化学品船(2007 年 10 月 28 日)和法国“Le Ponant”号豪华游艇(2008 年 4 月 4 日)，Boyah从中分别获得赎金 150 万美元和 200 万美元。

140. 邦特兰领导人不仅清楚Boyah的活动，而且还予以姑息。2009 年 4 月，两名外国记者分别采访Boyah，其中一名记者承认Faroole总统的儿子Mohamed(现任总统媒体顾问)协助安排采访。⁶⁹ 至于另一次采访，Boyah不得不“从一群邦特兰士兵中间穿过，以进入当地一家餐馆。”⁷⁰ 在 2008 年 8 月接受邦特兰现行政当局的下属网站Garowe在线采访时，Boyah声称邦特兰领导人与海盗串通一气，并收取 30%的赎金。2009 年 5 月，Boyah在Eyl与当地政府官员一起出席一个仪式，当时他声称，他与其 180 名民兵已意识到海盗行为是非法的，并停止了活动。邦特兰当局从此就没再采取任何行动逮捕他，并拒绝答复监察组的要求，未能提供关于采取措施制止其活动的资料。

案例研究 4

Mohamed Abdi Garaad 和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监察组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邦特兰海盗头目是 Mohamed Abdi Garaad。^a 他在邦特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自在报告中被提名以来至少接受过两次媒体采访，他在采访时自称是负责至少由 800 名海盗组成的 13 个海上民兵团体的海盗头目。监察组认为由 Garaad 负责或与其他海盗头目如 Afweyne 等共同参与和控制的劫持活动包括：由日本运营、挂巴拿马旗的“Stella Maris”号散货船(2008 年 7 月 20 日)、“BBC Trinidad”号轮船(2008 年 8 月 21 日)、“Iran Deyanat”号轮船(2008 年 8 月 21 日)和“Bunga Melati Dua”号轮船(2008 年 8 月 18 日)。

2009 年 4 月 8 日，在 Garaad 指挥下的海盗还攻击了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Maersk Alabama”号集装箱货轮，船上运载粮食援助的目的地就是索马里。

⁶⁸ Boyah 有许多别名，监察组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S/2008/769)确定其身份为 Farah Hirsi Kulan。与 Faroole 总统一样，Boyah 也是 Majerteen/Issa Mohamud/Musa Issa 小部落成员。

⁶⁹ Jay Bahadur, “我不是海盗，我是大海的救世主”，《泰晤士报》，2009 年 4 月 16 日，可查阅：<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frica/article6100783.ece>。

⁷⁰ Jeffrey Gettleman, “对于索马里海盗来说，最可怕的敌人可能在岸上”，《纽约时报》，2009 年 5 月 9 日，可查阅：<http://www.nytimes.com/2009/05/09/world/africa/09pirate.html>。

在美国海军干预下共僵持了 3 天，在此期间，Garaad 通过卫星电话进行了两次媒体采访，确认自己是海盗指挥官。在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导致 3 名索马里海盗被杀后，Garaad 威胁要对美国的船只和船员进行报复。^b

5 天后，即 2009 年 4 月 13 日，Garaad 的民兵海盗企图劫持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Liberty Sun”号货船，但未得逞，船上的粮食援助也是运往索马里。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Garaad 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并指出其目的是报复：“这次袭击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不是为了赎金。我们还派出一个配备特殊装备的团队去追逐和摧毁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为我们的朋友惨遭杀害报仇。”^c

第二天，即 2009 年 4 月 14 日，一艘悬挂多哥国旗的“Sea Horse”号船只在前往印度孟买的途中被海盗劫持，此船前往孟买是为了装载粮食计划署指定运往索马里的 7 327 吨粮食。虽然据报这是一艘包租船只，但粮食计划署向监察组通报说，在发生劫持时，有关粮食运输的正式合同尚未签署。该船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被释放，仅被劫持 3 天。对于是否最终支付赎金的问题，监察组收到相互矛盾的报告。

除了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之外，监察组认为 Garaad 和他的民兵多次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844(2008)号决议，其中禁止阻碍人道主义援助。邦特兰当局尚未采取任何行动逮捕 Garaad 或遏制他的活动。

^a 监察组 2008 年 4 月的报告确认 Garaad 是“Garaad Mohamud Mohamed”。与邦特兰总统 Farooq 和 Boyah 一样，Garaad 也是 Majerteen/Issa Mohamud/Musa Issa 小部族成员。

^b <http://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09/04/13/70528.html>和<http://mobile.france24.com>。

^c 法新社，“海盗发射火箭攻击美国货船”，2009 年 4 月 13 日，可查阅：<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

四. 对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威胁

141. 非政府武装团体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索马里南部。伊斯兰党和青年党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兰两地都有同情者，青年党在两地发起了行动。2009 年 9 月 29 日，在Bakaaraha市场(摩加迪沙)的Abu Hureyra 清真寺进行的一次长时间的布道会上，青年党领导人Fu'aad Shangole证实，他的运动已在索马里兰和邦特兰展开行动，并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圣战”。⁷¹

A. 邦特兰

142. 2009 年期间，包括暗杀和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在内的暴力犯罪的增加破坏了邦特兰的安全与稳定。三名国会议员(一名法官、一名部长和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被杀，另一名国会议员在 11 月住宅遭到袭击时险些被暗杀。

⁷¹ Gobolada.com, 2009 年 9 月 30 日。

143. 使用手榴弹和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事件已极为普遍。已发生至少 7 起重大的手榴弹袭击事件，据报，其中有四起是针对邦特兰安全部队的。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进行攻击的主要事件包括：

- 2009 年 12 月 13 日：在距Boosaaso南部约 30 公里的Laag村，有一枚路边炸弹将邦特兰副主席Abdisamad Ali Shire 将军的车辆作为攻击目标。⁷²
- 2009 年 12 月 15 日：据报，至少有三名索马里警察在 Boosaaso 港口城市开车进行例行巡逻时被路边炸弹炸死。
- 2009 年 12 月 21 日：在 Garoowe，有一枚以邦特兰议会议长的车辆为攻击目标的路边炸弹爆炸；他的司机被炸死，其他人受伤。
- 2010 年 1 月 4 日：邦特兰内部安全部长宣称安全部队已挫败一起企图炸毁 Boosaaso 港口的阴谋。
- 2010 年 1 月 30 日，Qardho镇警察指挥官报告说，安全部队已查获贮藏的炸药，并拘捕相信与青年党有联系的两名嫌疑人。⁷³

144. 并非所有这些案件都是青年党所为：有些只是犯罪行为或报复杀人。然而，安全人员和民政官员被杀一直是青年党在索马里南部行动的特征，邦特兰当局怀疑该团体参与了若干案件。⁷⁴ 例如，Boosaaso高级法院高级法官Mohamed Abdi Aware于2009年11月11日在做完晚间祈祷后离开清真寺时被两名蒙面枪手杀害。⁷⁵ 他最近处理了一个案件，其中有 5 名青年党嫌疑人被判处 5 至 10 年的徒刑。⁷⁶

145. Ibrahim Elmi Warsame是邦特兰议会议员，同一天晚上在Garoowe被 3 名蒙面枪手打死。Warsame因批评激进的伊斯兰团体而闻名，并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宗教学校向教育部登记，并禁止不符合“先知的信徒”组织教义的任何学校。⁷⁷

Mohamed Sa'iid “Atom” 和 “萨纳格东部圣战者”

⁷² 监察组还收到报告说，与 Mohamed Sa' iid Atom 结盟的一个民兵团体在 Laag 地区行动。

⁷³ 索马里独立电台 Gaalkacyo 2010 年 1 月 30 日报道的原文。

⁷⁴ Gaalkacyo 电台，2009 年 11 月 12 日。

⁷⁵ Garowe 在线，2009 年 11 月 13 日。

⁷⁶ http://www.garoweonline.com/artman2/publish/Wararka_19/Gudoomiyaha_Maxkamada_puntland_Xildhibaan_la_diley.shtml。

⁷⁷ http://www.hiiraan.com/news/2009/Nov/wararka_maanta11-8002.htm。

146. 据监察组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S/2008/769)所述,最近几起事件肯定是 Mohamed Sa'iid “Atom”所为,⁷⁸ 他的活动对邦特兰和索马里兰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147. 虽然他基本上仍是 Warsengeli 部落的一个军阀,据报,Atom 将其民兵称为萨纳格东部的圣战者,⁷⁹ 并在 2009 年期间加强与青年党的关系。据报,大量非 Warsengeli 部落的民兵最近加入他的组织。他在 Galgala 的训练营在 2009 年依然有活动,监察组已收到有关巴里州两个相关训练中心的报告。很多消息来源表明,Galgala 训练营有一些非索马里人教官,据目击者报告,南部的青年党各团体代表团是训练营的常客。

148. 监察组收到目击者报告称,Atom 继续从也门进口武器,并从厄立特里亚接货,其中包括 120 毫米迫击炮,可能已被转移到索马里南部。他还开始扩张势力和基础设施,试图建立一条路通往他在 Galgala 附近的主要训练营。据说,当地 Warsengeli 部落的长老们试图阻止他这样做。⁸⁰ 2010 年 1 月,监察组消息来源和当地媒体报道,Atom 还在 Galgala 基地附近修建了一个机场。

149. 与此同时,Atom 似乎准备与邦特兰和索马里兰当局进行更直接的对抗。2009 年 3 月,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要求邦特兰当局从监狱中释放几名 Warsengeli 部落青年,否则,他的部队将解放他们,并对行政当局采取非指明的行动。⁸¹ 2009 年末,Atom 亲自访问 Laas Aanood 镇,据说,他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行动组。此后,发生了几起针对镇里索马里兰部队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虽然尚不清楚这些事件应由 Atom 负责,还是自治的 Dhulbahante 部落民兵所为。

150. 邦特兰官员与 Warsengeli 部落长老们在 Galgala 区就 Atom 及其民兵的命运举行的谈判于 1 月下旬中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⁸²

B. 索马里兰

151. 青年党在索马里兰的行动至少可追溯到 2003 年,当时,该团体的成员在三个分别开展的行动中杀害了四名外国援助人员。⁸³ 2006 年,青年党一个携带武器和炸药的小组为破坏议会选举而策划暗杀和爆炸活动时被拘捕。2008 年 10

⁷⁸ 据说,Atom 是 2010 年 1 月在 Garoowe 杀死一名古兰经教师和邦特兰议会议员 Abdullaahi Ali Karaad 的嫌疑人。如见: <http://somalifans.net/2010/01/05/wararka-1762/> 和 <http://allidamaale.com/Rayiga-138.htm>。

⁷⁹ http://xamartime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4&Itemid=2。

⁸⁰ 监察组的访谈,2009 年 12 月 13 日。

⁸¹ http://xamartime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4&Itemid=2。

⁸² 监察组消息来源: <http://www.raxanreeb.com/?p=35756> 和 <http://www.galgalanews.com/node/490>。

⁸³ 2006 年 12 月,索马里兰一法院对 Ahmad Abdi Godane “Abu Zubeyr” 和 Ibrahim Haji Jaama ‘al-Afghani’ 在袭击中的作用作出缺席判决。

月，青年党部署自杀式炸弹，同时袭击索马里兰主席、埃塞俄比亚联络处和开发署办事处，造成 25 人丧生。⁸⁴

152. 2009 年 9 月，青年党埃米尔 Ahmed Abdi “Godane” (Abu Zubeyr) 发表题为“向索马里兰发出的信息”的录音讲话，称索马里兰行政当局反伊斯兰，谴责选举进程，并呼吁民众奋起反抗当局。⁸⁵ 此番讲话被普遍解释为是一项警告，即青年党会更关注索马里兰，此后，索马里兰当局挫败了青年党的数次行动，拦截了运载的武器、弹药和爆炸物。

153. 2009 年 9 月下旬，索马里兰当局逮捕涉嫌制造炸弹的 Mohamed Omar Abdirahman。⁸⁶ 2009 年 11 月，当局试图在 Bur'oo 逮捕两人名为 Sa'iid Ahmed Abdi “Jaar” 和 Adan Ahmed Arreh (又名 Adaan “Jihad”) 的人，两人被怀疑是青年党高级领导人，但没有成功。2009 年 12 月下旬，索马里兰内务部长向新闻界通报，警方破获了埋在 Berbera 通往 Bur'oo 的主要公路之间一座桥梁上的炸药包。⁸⁷ 2010 年 1 月，索马里兰当局查获了高能烈性爆炸装置，显然意在炸毁 Hargeysa 的清真寺，因为清真寺的阿訇直言不讳地反对青年党。⁸⁸

五. 违反武器禁运

154. 索马里违反全面和彻底的武器禁运，继续接受武器和弹药的流入。总的来说，武器进口量不大，以弹药、小武器和轻武器为主。还有一些较重型、需协同操作的步兵武器也不断涌入，包括一些比较先进的防空和反坦克武器。⁸⁹

155. 监察组将武器禁运的违反情况分成两类，即技术性和实质性违反。技术性违反与支持索马里安全部门各机构有关，可以根据第 1772(2007) 号决议第 11 (b) 段的规定获得豁免，但没有事先提出豁免要求，并由安全理事会第 751(1992) 号决议委员会逐案审查。实质性违反涉及违反的禁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豁免的。经委员会核准或技术性违反第 1772(2007) 号决议的武器和弹药在流入索马里的

⁸⁴ 据索马里兰内务部部长说，调查“显示，10 月 29 日的 6 起自杀性炸弹袭击中，只有一名自杀炸弹手来自索马里兰，其他 5 人都来自索马里本土。”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tt_news\]=34239](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tt_news]=34239))。

⁸⁵ 查询网站：<http://www.alqimmah.net/showthread.php?t=7647>。

⁸⁶ Mohamed 的个人笔记显示，他或是青年党的一员或是同情者，其中还显示他与各不同武装团体的很多人有过接触。然而，对索马里兰当局提供的他的个人物品进行简短检查后使监察组产生了疑惑，即 Mohamed 是否具备必要的材料、技能和动机来制造爆炸物。

⁸⁷ 《索马里兰时报》，2009 年 12 月 19 日至 25 日，查阅以下网站：<http://www.somalilandtimes.net/sl/2009/412/3.shtml>。

⁸⁸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001110503.html> 和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LDE608072>。

⁸⁹ 有关索马里冲突中常用的武器说明，见附件一。

武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正如监察组 2008 年 12 月的报告所述，这种援助最终大部分落入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手中或流入公开市场。

156. 本节中提到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政府间行为体不属于监察组的任务范围，即：区域和国际组织、援助机构和私人保安公司。由于对它们获得第 1772(2007)号决议规定的豁免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对它们遵守武器禁运产生歧义。过去，监察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鼓励国际组织将其意图告知委员会，至于私营部门行为体，则要求获得其东道国政府向委员会作出的担保。由于参与索马里问题的非国家行为体数目增加，急需对这些安排进行澄清和使其正规化。

157. 也门仍然是索马里主要的武器商业市场，埃塞俄比亚是武器、弹药和训练的主要供应国。厄立特里亚的作用已较前几年大为减弱，因为该国政府更侧重于为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在本任务期间，乌干达和美国也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A. 实质性违反情况

索马里南部

158. 索马里南部不断有不太激烈的冲突发生，冲突各方因而需要自己不断获得少量的武器和弹药(后者更重要)。索马里武装部队，包括过渡联邦政府和各民兵团体使用各式各样的弹药，从各式不同类型的冲锋枪、手枪、机关枪(PKM、DShK)的弹药筒，到反坦克武器(RPG 2 和 7, Carl Gustavs和B-10)、不同口径的迫击炮弹(60 毫米、81 毫米和 120 毫米)和轻型高射炮。⁹⁰ 接近 2009 年年底时，监察组观察到各反政府武装团体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大大升级。2009 年 10 月初，有记录以来第一次有Saxhorn 型反坦克制导导弹发射到非索特派团阵地。⁹¹ 监察组还未能追查这些导弹的来源，也未能确定是如何进入索马里的。

159. 虽然有些冲突方，特别是过渡联邦政府和“先知的信徒”组织，都得益于外部直接军事援助，多数派系是从商业经纪培植的国内市场采购供给。如监察组先前的报告所述(S/2008/274, 第 113-116 段)，自埃塞俄比亚干预以来，军火贸易被赶入“地下”，军火市场变得更为分散。总的来说，这种模式仍然有效。

160. 监察组的调查表明，摩加迪沙各反政府武装团体获得的大部分供给是从基斯马尤和(或)索马里中部(经邦特兰)通过公路运达的。青年党则通过基斯马尤港口以及下朱巴沿岸较小的沙滩港口获得供给。基斯马尤-哈马阿米-吉利布-巴拉

⁹⁰ 索马里战场上很少使用重型迫击炮。然而，2009 年 12 月 20 日，非索特派团的阵地受到 120 毫米迫击炮弹袭，炮弹落在 Hamarjajab 和海港附近。迄今为止，监察组未能核实迫击炮弹的型号和来源。

⁹¹ 苏制 Saxhorn 于 1978 年首次出现，此后在许多国家投入使用，其中包括阿富汗、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维-马尔卡之间的南部轴心至摩加迪沙海岸线一带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补给线。青年党也通过邦特兰的 Mohamed Sa'iid “Atom” 获得武器，他途经加勒卡约向南转运武器。在摩加迪沙，青年党的行动划分为若干作战区，其地方补给基地设在 Dayniile 和 Suuq Baad 地区。

161. 反政府武装团体也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和 15 日期间通过摩加迪沙以北霍比奥和马安之间的沙滩港口获得军需用品。虽然当地消息来源也向监察组提供报告说，通过巴乐多格尔和代尼尔机场运送武器，但由于无法进入这些设施，使核实工作变得极其困难。

162. 反政府武装团体还声称，他们或是在战场上缴获或是以购买方式从过渡联邦政府部队及其所属民兵获得武器、弹药和装备。⁹² 这些说法在有关安全部队腐败，包括士兵和部队指挥官出售武器和弹药的例行报告中得到佐证。⁹³ 在某些情况下，过渡联邦政府属下的领导人可能干脆直接将军用品交给反对派：如 2009 年 10 月，过渡联邦政府与希兰州州长 Abdullahi Ma'ow 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Ma'ow 向伊斯兰党提供军事支持，最终加入了“先知的信徒”组织。

邦特兰

163. 邦特兰仍然是武器和弹药进入索马里的主要通道，因为它位处亚丁湾沿海，与也门交易商的军火贸易关系源远流长，加上此地几乎没有治安管理。监察组获悉，大多数主要城市仍有军火市场存在，虽然如索马里其他地方一样一般都较为分散、不正规，并由与也门有关系的商人经营。这些市场的交易金额有限，主要是小型和中型武器和弹药。然而，由于邦特兰沿海有大量海盗民兵活动，加上在 2009 年期间，加尔古杜德和希兰两州的暴力升级，因而给邦特兰的军火市场带来更多的需求。

164. 尽管源于邦特兰的大量武器流向了南方，但是监察组也得知，少量武器流向了北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邦特兰市场发现了仍装在货箱里的 AK-47 突击步枪，据称这些武器的来源是过渡联邦政府武器库。⁹⁴ 监察组人员几次对当地称为“*Sheikh Sharifs*”（谢赫·谢里夫）的武器进行检查和定价。

索马里兰

⁹² 如见青年党发言人 Ali Mohamud Raghe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情况，2010 年 1 月 17 日，查阅以下网站：http://www.bbc.co.uk/somali/news/story/2010/01/100117_afhayeenka.shtml。

⁹³ 2009 年 12 月，非索特派团部队逮捕了在吉布提接受训练的 3 名过渡联邦政府士兵，他们涉嫌向叛乱份子出售武器和情报。这些士兵被移交给过渡联邦政府拘押。

⁹⁴ 可靠消息来源认为，这些武器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的一批货中的一部分，但监察组无法获得样本和序列号核实这一消息。

165. 索马里兰也是武器贸易地，主要是集中在稍大些市镇的非正规市场小规模交易，武器不难买到。但是，当局最近几次试图管制武器销售和武器所有权的尝试已开始初见成效。越来越多的索马里兰居民登记他们持有的火器，而且与索马里其他地方相比，索马里兰武器和弹药的价格有所上涨。

166. 索马里兰的武器主要来自也门军火市场。据称，由于打击海盗行动阻碍了跨亚丁湾的军火走私活动，造成武器成本大幅上升。很多武器会留在境内，而且国内军火市场活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索马里兰家庭拥有小型武器：主要是突击步枪和手枪。⁹⁵ 其他军火将运到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依然活跃的埃塞俄比亚东部地区或运到索马里南部地区。

167. 在缺乏一个有效政府当局的萨纳格州东部地区和索勒州的争议地区，军火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一方面是因为走私者从亚丁湾到索马里南部行动自由，不会遇到任何区域或地方管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多个武装团体在这些地区活动，包括部族民兵组织、青年党部属成员以及与寻求地区自治的 Dhulbahante 部族分支结盟的民兵组织。

168. 最后，索马里兰和邦特兰都在索勒州派驻了重兵，双方在直至拉斯阿努德东部地区对峙。双方间冲突的任何升级都很可能导致双方扩充武器。

便携式防空系统

169. 索马里的武装反对团体可以获得少量便携式防空系统仍是个严重的安全问题。监察组得到信息，2009年初由厄立特里亚向索马里运送了新的便携式防空系统。

170. 2008年10月，驻扎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的非索特派团部队注意到一小队反对派战士在跑道南端附近抢占地形，准备作战。特派团部队成功击败了这伙人，其中一人配备了一枚SA-7b地对空导弹。⁹⁶ 出于情报考虑，乌干达军事人员拆除了握柄和发射器，但监察组可在摩加迪沙检查导弹和电池。

171. 俄罗斯联邦政府向监察组证实，在摩加迪沙收缴的物品是1979年在苏联 Degterev 和 Kovrov 工厂制造的。⁹⁷ 但是，俄罗斯政府和乌干达政府都没有提供有助于追索武器进入索马里的产销监管链的额外信息。⁹⁸

⁹⁵ 丹麦排雷组，‘Community, safety and small arms in Somaliland’ (索马里兰的社区、安全和小武器)，2009年。

⁹⁶ 这种手提式防空导弹由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制造。SA-7a 的现代版最早于1968年服役。

⁹⁷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来信，2009年9月24日。

⁹⁸ 在2009年12月10日有关在 Hargeysa 收缴武器的信中，俄罗斯联邦政府指出，该武器在17年的服役寿命到期后，销毁了相关文件，因此无法“确定这些物品的买家及最终用户”。

172. 2009 年初，索马里兰当局从索马里一个武器经销商处收缴了 10 件 SA-7b 发射器。这些武器是从厄立特里亚空运至索马里中部 Guuri'eel 地区共计 18 枚寄售导弹中的一部分，其中 8 枚导弹已经转交给了青年党的一个 Habar Gidir Ayr 民兵团体。其余 10 枚中间商留着自己营利，并最终流入了索马里兰并被当局收缴。据索马里兰当局称，出于情报原因，后来将其中 9 件发射器转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保管。对于监察组提出的提供额外资料的请求，埃塞俄比亚政府尚未回应。⁹⁹

简易爆炸装置

173. 相对来说，索马里武装反对团体的武器和战术近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在简易爆炸装置领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战术和技术发生了飞速变化。监察组认为，这一趋势是外籍战士和在外国受训的索马里人为战场带来了新技能和新技术。

174. 监察组检查的原始简易爆炸装置包括进行了改装可以进行远程引爆的反坦克地雷或炮弹，为加强破片效果，可能还增加了一些焊入外壳的金属装置（枪栓、金属填充物）。其他装置由常见物品（装奶粉的锡盒、汽油罐以及灭火器等）组成，在其中装上爆炸物，安上引线，进行远程引爆。索马里最常见的炸药是三硝基甲苯，这一炸药可以在地雷和高爆榴弹中找到，而且粉状炸药可以回收使用，制成简易爆炸装置。¹⁰⁰

175. 此类初级的简易爆炸装置日益被更复杂装置所替代，包括使用移动电话作为引爆装置以及利用人弹制成车载简易爆炸装置或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特别是从多重、同时或连续爆炸方面而言，战术也有所提高。

176. 索马里第一起有记录的自杀式袭击发生在 2006 年。2006 年至 2009 年 12 月间，共发生了 21 起经证实的自杀式袭击以及几起据称的其他袭击案。¹⁰¹ 其中 4 起袭击发生在监察组任务期间：

- 2009 年 2 月：在摩加迪沙对非索特派团/布隆迪部队总部的袭击（11 名非索特派团士兵被杀）。
- 2009 年 6 月：袭击 Beled Weyne 的 Medina 酒店（刺杀安全部长奥马尔·哈阿什；35 人被杀）。

⁹⁹ 给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信，2009 年 12 月 16 日。

¹⁰⁰ 一个特例是 2008 年 10 月发生在 Hargeysa 的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自杀式爆炸事件，其中使用了 250 至 300 公斤硝酸燃油炸药。这一低端炸药可以在家中利用化肥自制。在阿富汗，95% 的简易爆炸装置都是由铵油炸药制成，促使北约部队启动了一个化肥回购方案，可查阅 www.globalsecurity.org。

¹⁰¹ 根据 Stig Jarle Hansen, “Revenge or reward; the case of Somalia’s suicide bombers” (报复还是奖励；索马里的人体炸弹)，未出版文件，2009 年 6 月。

- 2009年9月：袭击摩加迪沙的非索特派团部队总部(17名士兵和4个平民被杀)。
- 2009年12月：袭击 Shamo 酒店(包括4位部长在内的24人被杀)。

177. 对非索特派团部队的两次袭击，一次是2009年2月22日袭击布隆迪部队总部，一次是2009年9月17日袭击非索特派团总部，两次袭击是周密计划和实施的，需要收集相当多的情报，并事先对目标进行侦查。两次袭击都涉及车载简易爆炸装置、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及间接瞄准射击的复杂，双重自杀式袭击。尽管青年党宣称对袭击负责，但袭击却带有基地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行动的特征，表明青年党或借助了在外国培训的爆炸专家的专长或最近掌握了此类技能。

外籍战士

178. 青年党努力吸收非索马里人加入其事业。青年党的宣传材料至少用3种语文(索马里文、英文、阿拉伯文)广泛分发，而且有几个专门网站也用其他语文进行宣传。青年党网站论坛(见上文第二节C部分)也提供了有关如何加入武装斗争的资料和说明，试图争取非索马里人的参与。¹⁰²

179. 尽管开展了这些努力，但是青年党一直浮夸索马里的外籍战士人数。过渡联邦政府有关外籍战士的报告显然受到了政治考虑污染。2009年7月，过渡联邦政府展示了4名外籍战士的遗体，其中三人后来被确认为索马里人。在报告与武装反对集团军事冲突的多个公报中，“先知的信徒”组织都声称与外籍战士进行战斗并杀死了一些外籍战士，但尚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¹⁰³

180. 关于青年党中外籍战士一事，最广泛引用的一个信息来源是Mohamed Sheikh Abdullahi，他又被称为Bakistaan，¹⁰⁴ 他曾是青年党梅马内旅旅长，2009年11月9日向过渡联邦政府投诚。在向过渡联邦政府和国际媒体介绍情况时，Bakistaan提供了据称与青年党并肩作战的若干外籍人士的名字和国籍。据他所说，在所有外籍战士中肯尼亚人(包括肯尼亚籍索马里人)占一半，其他约450名外籍战士来自车臣、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苏丹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监察组总体上发现，这些说法得到其他多个可靠途径的证实，包括监察组在实地的联络人。¹⁰⁵ 但是，Bakistaan号称外籍战士的总人数达到数千人，而且青年党的行动直接由基地组织控制的说法不太可信。

¹⁰² 例如，2009年3月，监察组得知，青年党和伊斯兰党的高级领导与那些自称代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个人举行了对话。讨论的问题包括有可能招募多少巴基斯坦学校的索马里学生入伍以及从外国进入索马里的安全路径问题。

¹⁰³ 监察组获得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先知的信徒”组织关于2010年1月25日至27日加尔古杜德州和希兰州进行的战斗的报告。

¹⁰⁴ 索马里语，意思是巴基斯坦人。

¹⁰⁵ 监察组还收到多份报告，提到来自阿尔及利亚、科摩罗、埃及、伊拉克、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的外籍战士。

181. 监察组估计，索马里武装反对团体中的外籍战士总人数低于 1 000 人，而且其中很少部分的人接受过相关的培训，拥有相关经验。据报，现在不仅摩加迪沙有外籍战士，而且在拜州、巴科勒州、下朱巴州和中朱巴州都有外籍战士。他们对青年党活动的贡献包括三方面：思想上的、培训(爆炸物、步兵战术)以及偶尔充当突击部队。

182. 少数外国人发挥了关键的咨询和领导作用，而且他们提供的培训和技术专长为青年党增强了战斗力。而且这些外国人还有巨大的宣传价值。但是，无证据表明，外籍战士在战场上的总体影响力是决定性的。

索马里领土上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

183. 在监察组整个任务期间，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例行进入索马里境内，主要是在希兰州和加尔古杜德州，而且建立了临时基地。2009 年 8 月底，驻扎在边境小镇 Ferfer 的埃塞俄比亚部队还与“先知的信徒”组织开展了打击青年党的联合行动。

184. 监察组还得知，埃塞俄比亚部队显然为了侦查目的，出击了盖多州。

185. 监察组认为，外国军事部队在索马里土地上开展的军事活动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1772(2007)号决议规定的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提供支助的定义，因此构成严重违反武器禁运行为。

B. 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提供支助

186. 安全理事会第 1772(2007)号决议规定，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提供支助需要第 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根据既定程序授权。监察组试图监测在此方面的所有情况，以便对遵守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情况进行评估。下列两个主要因素使这一任务复杂化：索马里安全部门的无组织性以及几个国际伙伴未能履行第 1772(2007)号决议规定的义务。

在监察组任务期间受权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提供的支助

187. 下列国家根据第 1772(2007)号决议第 11 段(b)分段的规定提出了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提供支助的请求，这些请求后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这些国家为：吉布提、法国、意大利、联合王国和美国。

188. 吉布提在吉布提Ho1-Ho1营地对 463 索马里战士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训练。受训战士于 2009 年 10 月 18 日返回索马里。尽管吉布提最初未能根据第 1772(2007)号决议的规定向委员会事先通报其意图，但事后在经监察组询问后向委员会进行了通报并于 2009 年 10 月获得委员会的批准。

189. 法国于 2009 年 7 月通知委员会，它打算在吉布提训练约一个旅规模的部队(510 名战士)。

190. 在 2009 年 4 月 23 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支持索马里安全机构国际会议上，意大利向过渡联邦政府安全部队认捐 200 万欧元，专门用于支付过渡联邦政府安全部队中 3 274 名在编人员的薪金和食物费用，以及这些人员的车辆维护费和燃料费。此后，监察组又收到资料，称意大利政府承诺再提供 400 万美元援助款以及多种形式的技术援助。

191. 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已经于 2009 年 12 月和 2010 年 1 月通报委员会，其打算通过非索特派团，提供总额 400 万欧元的财政支助，用于支付过渡联邦政府部队薪金。

192. 联合王国于 2009 年 10 月通报委员会，它打算向索马里兰警察提供后勤支助。联合王国政府还代表在索马里兰开展人道主义地雷行动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哈洛信托会请求豁免。

193. 美国于 2009 年 5 月和 6 月提出向索马里提供现金以及武器和弹药的授权请求。美国提供的支助主要包括用于轻型和中型武器的弹药，这些是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现有库存中采购的。美国政府通报的总数为 94 吨武器和弹药以及 2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未提供尖端武器或重武器。¹⁰⁶

对受权支助的意见

194. 监察组在 2008 年 12 月份的报告中对向过渡联邦政府安全部门提供支助造成的意想不到后果发表了评论意见，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主要是约 80% 的受训人员带着他们的武器、弹药、设备、制服以及技能叛变或逃走。尽管，在这一任务期间受权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援助造成的后果不那么大，但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95. 过渡联邦政府部队的甄选、招募和培训是安全部队重组和改进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例如尽管被派去接受法国军队在吉布提开展的培训的过渡联邦政府战士是从广泛的各部族中挑选的，但实际上，选出的大多数战士来自被认为支持过渡联邦政府的哈维耶族/阿布加尔部族以及 Hawadle 族。

196. 然而，这些受训人员的忠诚度也令人怀疑。似乎许多人参加受训的动机是为了获得食物和薪金，一些人回国后立即逃走。军事信息来源也怀疑一些受训人员是由伊斯兰党或青年党安插的。那些受训后依然留在部队中的人看起来也未能显著改善过渡联邦政府在战场上的表现。

197. 从美国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的物资中可以看出美国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过去的经验。美国捐助的大部分物品为弹药，仅有少量步兵武器物资，以尽量减少

¹⁰⁶ 监察组 2009 年 7 月 22 日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信函往来。提供的最重型的武器为 82 毫米迫击炮。

损失。尽管如此，还是有多份报告称，过渡联邦政府部队销售弹药以及同批发运的一些美国武器最后出现在了市场上。¹⁰⁷

C. 违规行为

198. 向索马里兰安全部门提供的大多数援助未获得委员会的授权。尽管监察组试图追踪此类捐助，但是并不总能这样做。虽然一些国家似乎不了解其义务，但是其他国家似乎抵制透明性和问责。不管理理由或动机如何，这些国家在技术上违反了对索马里全面彻底武器禁运的规定。

199. 监察组了解到，几个国家未履行第 1772(2007)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在几起案件中，若有关国家在监察组提出澄清要求后也未做澄清。这些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和也门。

埃塞俄比亚

200. 监察组在任务期间收到多次报告，称埃塞俄比亚向过渡联邦政府和“先知的信徒”组织提供援助，但两种情况均未获得过授权。2009年8月20日，埃塞俄比亚政府发言人Bereket Simon承认了埃塞俄比亚政府在此方面的行动，他对媒体说：“我们已公开向世界表明，我们将支持[过渡联邦政府]。我们一直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并将继续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和平之师。”¹⁰⁸

201. “先知的信徒”组织也承认，2009年年中，他们的一些战士在埃塞俄比亚接受了培训，为向驻扎在Eel Buur的青年党发起进攻做准备。¹⁰⁹ 2008年8月，其中一些战士参与了在加尔古杜德州与青年党的冲突。

202. 2009年6月21日以前，埃塞俄比亚向“先知的信徒”组织提供的援助可能构成严重违反禁运，而不是技术性违反禁运。但是，由于“先知的信徒”组织和过渡联邦政府于2009年6月21日签署了合作协议(2009年11月30日协议又巩固了这一协议)，监察组同意将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的定义扩大至包括“先知的信徒”组织。¹¹⁰

203. 2009年10月6日，监察组致信埃塞俄比亚政府，请求澄清“其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边界及其附近区域开展的行动以及埃塞俄比亚与盖多州和加尔古杜德州索马里武装团体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未收到答复。

¹⁰⁷ 据称，同一周，摩加迪沙AK-47型步枪的价格从600美元降至300美元。

¹⁰⁸ 法国新闻社，“Al-Shabaab, Pro-Government Forces Battle for Southern, Central Somalia Heightens(青年党与亲政府军争夺索马里南部和中部的战斗加剧)”，2009年8月20日。

¹⁰⁹ 出自Wadanka.com上的报告，2009年8月18日。

¹¹⁰ 监察组又获悉，2009年12月，过渡联邦政府专门请求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先知的信徒”组织提供援助。

肯尼亚

204. 有关肯尼亚政府在肯尼亚培训过渡联邦政府结盟部队问题存在相当的混淆。肯尼亚政府官员公开承认，肯尼亚接受了过渡联邦政府提出的培训过渡联邦政府警察的请求，但是开始时否认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培训。监察组实地调查证实确有一个军事培训方案且这一方案未获得委员会的授权。据称，2009年12月，肯尼亚安全部长乔治·赛托蒂向外国外交官证实确有一个“朱巴兰政策”，目的是在与肯尼亚接壤的朱巴谷建立一个“缓冲区”。

205. 该培训方案应谢里夫总统的请求于2009年初启动，由当时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卜迪·穆罕默德·“甘地”主持。肯尼亚主办了这一方案，埃塞俄比亚密切参与其中。部族长辈和委托的中介从索马里(特指朱巴谷)和肯尼亚东北部(包括达达布难民营)招募了约2500名青年人。成立了两个培训中心，一个是设在Manyani的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培训营地，另一个设在Isiolo的Archer's Post镇附近。共招募了36名索马里军官协助培训，培训由Abdi Mahdi(达罗德族/欧加登族)将军和Abdullahi Sheikh Ismail 'Fartaag'(达罗德族/Marehaan)领导。这些军官8月份在Manyani集结，2009年9月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讲习班。¹¹¹

206. 尽管官方声称征募人员是根据国家“4.5模式”¹¹²征募的，但是监察组的调查证实，从欧加登部族征募的人最多，其次是Marehaan部族。据称，这引起了共同边界两边其他部族一定程度的不安。

207. 媒体报告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指称，在培训方案管理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现象，包括招募未成年青年，招募肯尼亚公民，虚假的经济报酬承诺，以及招募难民。监察组的独立调查(包括对Manyani的培训员和受训人员的访谈)都证实所有这些做法都的确存在，但是监察组无法评估这些不规范做法的规模。

208. 监察组未看到就这一培训方案向安全理事会发过任何通报，针对监察组有关这一问题的问询，肯尼亚政府在2010年2月23日的答复中否认它培训过索马里部队。

乌干达

209. 2009年初，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在乌干达境内培训了一个营规模的人员，这些人员2009年5月被重新部署到了摩加迪沙。乌干达政府通报监察组，这一培训是在非索特派团的框架内进行的。¹¹³但是，鉴于开展培训乌干达武装部队的

¹¹¹ 监察组报告，2009年11月4日，根据多个访谈编写。

¹¹² “4.5模式”是目前过渡联邦政府代表权分配模式，即四个主要部族(达罗德族、迪吉尔-米里弗尔族、迪尔族以及哈维耶族)每一个都有平等的代表权。少数群体集体获得主要部族代表权的一半。

¹¹³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772(2007)号决议第9段(c)分段的规定。

不是非索特派团的一部分，监察组认为培训是在双边基础上开展的，因此需要安全理事会的授权。

苏丹

210. 2009年11月12日，70名被招募人员从摩加迪沙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喀土穆参加要人保护课程。他们所乘坐的飞机为苏丹官方飞机，登记号为AN74ST-GFF。

211. 监察组未看到就这一培训方案向安全理事会发过任何通报，2009年11月19日，监察组致函苏丹政府，请求澄清并提供补充资料。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12. 监察组收到的国际民用航空管理局的记录显示，2009年1月6日至7月27日期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往来索马里目的地的6次军事飞行。所有这些飞行是由一架DHC6 Twin-Otter型飞机(登记号2255)执行的。

213. 在与监察组的信函往来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未承认2009年用此飞机进行过任何前往索马里的军事飞行。2010年1月28日，监察组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发出信函，请求澄清并提供补充资料。

D. 国际、区域及次区域组织

联合国

214. 联合国系统开展了大量涉及支助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的方案和项目。¹¹⁴与上文提及的欧洲联盟一样，第1772(2007)号决议并未规定联合国可为这些活动取得豁免。

215. 2009年11月/12月，乌干达的一个私人安保公司在乌干达向过渡联邦政府的情报人员提供了培训。据报，这一培训方案由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管理的联合国索马里信托基金资助。

216. 在编写本报告时，监察组还未收到联索政治处对有关该培训方案的询问的任何答复。

欧洲联盟

217. 欧洲联盟目前正计划在乌干达向索马里部队提供培训。规划阶段将于2010年2月底结束，以便于5月份启动培训。培训的既定目标是通过排级以下人员

¹¹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索马里警察部队提供的支助在监察组2008年12月的报告(S/2008/769)中很显眼。

的初步军事培训，促进加强索马里安全部队。还将制定一个方案，确定潜在的军士和下级军官人选。总而言之，将涉及至少 1 000 名索马里交战人员。

218. 第 1772 (2007) 号决议第 11 段 (b) 分段仅提及国家，未提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欧盟开展的活动无法获得委员会的豁免。

E. 私人安保公司

219. 索马里战争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私人安保公司的活动日益增多。目前大多数私人安保公司关注的是水上活动和打击海盗措施，例如为商船提供武装保护，因此并不一定在索马里境内开展了行动。然而，少数但越来越多的私人安保公司已做好应对近海安全服务挑战的准备，包括向非索特派团提供支助，支助过渡联邦政府以及为私人企业提供保护。

220. 极少有私人安保公司了解武器禁运问题，因此它们可能在开展业务时违反了武器禁运规定。如上所述，第 1772 (2007) 号决议就向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提供支助的非国家行为方或私人民兵是否符合免责或豁免条件问题未作规定。

Bancroft 全球发展组织

221. Bancroft 向非索特派团提供技术专长，主要是在处理简易爆炸装置能力方面的专长，并在非索特派团的主持下开展活动。

Dyncorp 国际组织

222. Dyncorp 向非索特派团提供后勤支助。在 2009 年 9 月 17 日发生在非索特派团部队总部的自杀式袭击中，特别以 Dyncorp 的设施和人员为攻击目标。

CSS 全球公司

223. 多份媒体报道称，115 CSS Alliance 的一家子公司，即名为 CSS 全球公司的美国公司获得了过渡联邦政府的一份合同，提供反海盗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服务。过渡联邦政府官员 Ali Hassan Gulaid 2009 年 10 月 14 日确认这些报告属实。

224. 监察组未看到委员会对这一活动给予任何授权并于 2009 年 12 月 16 日致函 CSS 全球公司，寻求澄清。到目前为止，未收到任何答复。

人身安保公司

225. 人身安保公司是一家在索马里兰注册，由一名南非公民经营的私人安保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获得了索马里兰内政部的授权，向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安保服务。该公司不得将火器或军事设备带入索马里兰。

¹¹⁵ 例如，见“CSS Global Inc wins contract to protect government from terrorism, pirates” (CSS 全球公司赢得保护政府免受恐怖主义和海盗之害的合同), Grand Rapids 报社,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萨拉丁集团

226. 监察组在任务期间获得了有关一家英国公司“萨拉丁集团”在邦特兰开展活动的资料。获得的资料无法完全获得证实。

227. 经索马里问题监察组联络后，萨拉丁集团承认 2008 年在索马里兰和邦特兰执行过有关提供贴身保护服务的短期任务。2009 年 1 月，萨拉丁集团还派了 2 人，将遭绑架的两名记者救出。萨拉丁集团称，2009 年 1 月 4 日以后，它未在索马里开展任何业务。

威胁管理集团

228. 监察组收到的资料表明，邦特兰当局委托科威特的威胁管理集团在索马里东北部地区向当地的索马里安全部队提供支助。威胁管理集团和科威特政府均未通报委员会。

Triton 国际有限公司

229. 监察组收到的信息表明，总部设在联合王国的 Triton 国际有限公司正在向索马里兰海岸警卫队提供援助。经监察组询问，Triton 已确认它有这方面的合同。监察组已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六.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230. 索马里境内的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行为有多种形式。该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敌视援助人员的环境之一；2009 年有 10 名援助人员遇害，另有 10 人至今仍被关押。¹¹⁶ 在南部很多地区，青年党宣布援助机构不受欢迎，指责这些机构为敌对政府充当间谍。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办事处遭到青年党战斗人员袭击和抢劫，联合国车辆被青年党用于自杀爆炸行动。

231. 即使在援助机构能够运作的地方，监测和运送援助往往艰难而危险，造成挪用和诈骗的机会。一些援助机构经常贿赂地方当局，以换取对自己的“保护”。援助车队在检查站被“课税”或被迫交出部分货物。而在其他冲突区，武装团体不仅控制与需要援助的人群的接触，还为自己的目的企图对援助资源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232. 这种情况下，援助界已开始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损失、盗窃和挪用，将这些作为在索马里“开展业务的成本”。因此，监察组的调查重点不是这些常见做法，而是大规模、不寻常和有系统的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行为。

¹¹⁶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索马里办事处，《人道主义状况每周简报》，第 48 期，2009 年 12 月 18 日至 31 日 (<http://www.reliefweb.int>)。

A. 粮食援助与挪用

233. 安全理事会第 1844(2008)号决议第 8(c)段禁止阻碍向索马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或阻碍在索马里境内提供或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监察组将这一定义解释为包括挪用援助而未送达预定受益者，无论是对某个武装团体有利还是仅为营利目的。

234. 向索马里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大部分是特别容易被挪用的粮食援助。最大的粮食提供者是粮食计划署，它占 2009 年联合国援助预算总额的近 60%，即 8.5 亿美元中的约 4.85 亿美元。粮食计划署向索马里商人提供的运输合同成为索马里最大的收入来源，仅三家承包商就获得了这项业务的 80%。¹¹⁷ 粮食计划署 2009 年运输预算约为 2 亿美元。据接受监察组访谈的粮食计划署运输商和参与粮食援助分发的其他消息来源称，该系统在整个供应链中造成了各种挪用的机会。

235. 地面运输商与执行伙伴相互勾结挪用资源是一种常见的诈骗形式——特别是在运输商和执行伙伴实际上从属或受控于相同人员的情况下。¹¹⁸ 粮食计划署要求执行伙伴开具粮食已交付证明，证明地面运输商履行了合同。因此，执行伙伴和运输商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可能共谋挪用粮食援助并分享收益。挪用比例各不相同，但据接受监察组访谈的消息来源所述，执行伙伴和粮食计划署当地人员分得约 30%，地面运输商 10%，控制该地区的武装团体 5%至 10%（据粮食计划署发言人称，青年党控制了粮食计划署业务区的 95%¹¹⁹）。其余粮食分发给受援人口。

236. 有些执行伙伴在索马里市场附近拥有受到保护的仓库，在这些地方随时可以出售被挪移的粮食，执行伙伴指示运输商将粮食直接送到这些仓库而不是具体的分发点。运输商可能迫于压力而服从，这样才能获得执行伙伴开具的运输商已履行粮食计划署合同的证明。

237. 在有着索马里境内流离失所者最大一个集中地的所谓“阿夫戈耶走廊”，所有这些诡计——以及其他伎俩——都是司空见惯的事。¹²⁰ 如同在世界各地其

¹¹⁷ 监察组与粮食计划署官员的多次访谈。

¹¹⁸ 在某些情况下，执行伙伴可能实际上从属或受控于粮食计划署本国工作人员，这使情况更为复杂。2009 年 6 月，联合国第 4 频道新闻公布了一份关于预定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粮食被挪用的报告，随后，一个自称为索马里境内流离失所者保护委员会的不明实体于 9 月份发表一封针对参与该报告的索马里记者的“指控信”，并分发了国内流离失所者示威支持粮食计划署的照片。据监察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称，这封信是粮食计划署当地工作人员所写，照片也是他们所摄，他们的行为是代表他们所建立的作为粮食计划署执行伙伴的非政府组织，而且，参加示威的妇女和儿童是被付了钱这样做的。

¹¹⁹ 有广泛报道；例如可见 Scott Baldauf, “UN suspends food aid to southern Somali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0 年 1 月 5 日 (<http://www.csmonitor.com>)。

¹²⁰ 在阿夫戈耶发生的挪用也成为新闻报道的主题，包括 2009 年 6 月 15 日联合国第 4 频道 Jonathan Rugman 的报道：“UN probe after aid stolen from Somalia refugees” (www.channel4.com/news/)

他冲突区一样，向一个有争议的军事控制区内的流离失所人口大量运送粮食，为挪用行为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进入某些营地的渠道受到武装团体的实际控制，这些团体监督粮食的分发，以获取援助其控制下的民众的功劳。战斗人员的家属经常登记为境内流离失所者，以便获得口粮，致使需要援助的人数被夸大。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马安港集团

238. 在原则上，获得粮食计划署的合同须经过公开招标和竞价投标。而在实践中，该系统很少或根本没有提供真正竞争的余地。监察组的初步调查表明存在事实上的卡特尔，其特点是粮食计划署索马里国家办事处授予合同的不合规程序、各种歧视性做法和优惠待遇。虽然粮食计划署的这些内部程序不在监察组的任务范围之内，但它们造成了助长大规模挪用粮食援助行为的环境，应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独立调查。

239. 这些做法的后果之一是，在超过 12 年的时间里，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的运送一直被三个人及其家族成员或关系密切的合伙人垄断：Abukar Omar Adaani、Abdulqadir Mohamed Nur “Enow” 和 Mohamed Deylaaf。2009 年，在粮食计划署约 2 亿美元的运输预算中，这三个人获得了 80% 的粮食计划署运送合同。靠着与粮食计划署的合同，这三名男子已跻身于索马里最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个人行列。以前的监察组曾在若干报告中提及他们的活动。¹²¹

240. 粮食计划署要求索马里商人在向需要援助者运送粮食时安排自我保护，因此运输商将保护费用纳入了合同。这样，粮食援助的提供变成了一种军事化的生意，商人拥有自己的民兵，以保护其仓库、车队和分发点。粮食计划署承包商在索马里南部拥有一些最大的私人民兵队伍也就不足为奇了。

241. 此外，除了向粮食计划署提供服务，这些承包商还对索马里南部最具战略性和有利可图的两个港口长期行使事实上的控制：摩加迪沙以北的马安港，Enow 和 Adaani 在此有伙伴关系；摩加迪沙以南的马尔卡港，由 Deylaaf 经营了十多年。无论是如实描述还是形象比喻，都可以说这三个人长期充当着粮食计划署向索马里提供粮食援助的“守门人”。

article.jsp?id=3208557)；以及 2009 年 6 月 15 日的“Inside Somalia’s Afgoye Corridor” (<http://blogs.channel4.com>)。

¹²¹ 提及 Deylaaf 协助武装冲突和印钞(S/2003/223, 第 112 至 117 段)；从事食糖换武器交易(S/2004/604, 第 96 段)；购买武器(S/2005/625, 第 43 页, 及 S/2006/229, 第 51 页)。提及 Adaani 资助武装团体和协助冲突(S/2004/604, 第 76-77 段和第 100 段)；向反对团体运送武器(S/2005/153, 第 29 段)；武装支持反对派和购买武器(S/2005/625, 第 18 段和第 40 页)；争夺马安港(S/2006/229, 第 136 段)；资助伊斯兰法院联盟、建立训练设施和运送武器(S/2006/913, 第 12 和第 143 段)；被过渡联邦政府驱逐(S/2007/436, 第 64 至 65 段)。提及 Enow 据称购买武器(S/2008/274, 第 70 至 71 页)；其妻 Khadija Ossoble Ali 与印钞业务有牵连(S/2003/1035, 第 163-164 段)。

挪用粮食援助

242. Abdulqadir Nur “Enow” 是肯尼亚和索马里Deeqa建筑和水井钻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美国注册为Deeqa Enterprise LLC，设在弗吉尼亚州Annandale，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注册为SAMDEQ General Trading Company LLC。¹²² Enow的妻子Khadija Ossoble Ali是Deeqa公司的注册代理。她也是摩加迪沙一个名为SAACID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席。¹²³

243. Deeqa 经营粮食计划署在索马里中南部很多地区的运输业务，SAACID 则经常充当粮食计划署在摩加迪沙以及中谢贝利和下谢贝利地区——包括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最密集的集中地——的执行伙伴。由于粮食计划署凭执行伙伴的签字来核实运输商已交付货物，而 Deeqa 交付粮食援助由 SAACID 来证明，这就涉及到明显的利益冲突，在一种极为有限的问责机制中存在潜在漏洞。它还可能为大规模挪用行为制造相当大的机会。

244. 2008年9月25日，一个由Deeqa公司运营的车队装载1 229.55吨粮食援助，在前往索马里中部Tiyeglow和Huddur的途中进入摩加迪沙北部Suuqa Xoolaha(禽畜市场)地区。¹²⁴ 粮食计划署运输商都知道，禽畜市场是一个特别困难、风险很高的地区——后来Enow也向粮食计划署证实了这一情况。¹²⁵ 接受监察组访谈的运输商的标准做法是，在这条线路上每次只发5辆或10辆卡车，以尽量减少风险。而Deeqa公司却选择在一个动荡时期同时派发其车队的全部35辆卡车经过该地区。

245. 上午10时左右，一个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战斗人员在据称是Deeqa公司前合伙人的Abdikariim Haashi “Qoslaaye”¹²⁶ 指挥下截住了车队。起初，公众被邀请来自取部分粮食。运送的粮食大部分被Qoslaaye的民兵卸载并出售给零售商。粮食被卸载后，Deeqa的卡车被允许自由通行。Enow断言此事是一起抢劫案，

¹²² www.deeqa.com.

¹²³ Enow和他的妻子Khadija创建的Deeqa和SAACID具有相似的组织结构，这两个实体在多个层面相互交织。例如，它们在弗吉尼亚Annandale、内罗毕Westlands和摩加迪沙Karaan共用同一地址和办公设施。Yusuf Hassan Mohamed是SAACID International的秘书，也是SAACID在索马里的地方代表，同时又是Deeqa在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股东代表，还是SAMDEQ和Deeqa在该地区的运输服务联络人。此外，Khadija的弟弟Abdulqadir Ossoble Ali担任有订约授权的SAMDEQ代表。

¹²⁴ 禽畜市场事件发生在安全理事会第1844(2008)号决议通过之前，因此不构成违反该决议。然而，Karaan仓库事件完全可以在前一事件的背景下理解。

¹²⁵ Enow与粮食计划署的通信，2008年9月26日和10月2日。

¹²⁶ Qoslaaye是哈维耶族Duduble小部族成员，伊斯兰法院联盟前指挥官，后来加入青年党。据索马里秘密消息来源称，Deeqa公司曾依靠Qoslaaye协助通过这一地区并提供安全保护。监察组尚不确定这一事件发生时，他实际上隶属于哪个方面。

并公开归咎于伊斯兰法院联盟。然而，多个独立的索马里和国际消息来源认为并告诉监察组，对Deeqa车队的袭击是在做戏。

246. 另一起明显的大规模挪用事件发生在摩加迪沙北部Karaan区，Enow在那里拥有和经营一个大型私人仓库。仓库旁边是一个共用房舍，Deeqa和SAACID的办公室都设在其中的一间房屋内。据粮食计划署称，在2009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SAACID是粮食计划署在Karaan区唯一的执行伙伴，经常为Deeqa执行的运出证明。¹²⁷

247. 2009年6月19日至21日，过渡联邦政府与青年党和伊斯兰党联合反对力量在Karaan爆发战斗。随着过渡联邦政府部队从该地区后撤，青年党和伊斯兰党战斗人员一起包围了Deeqa-SAACID的房舍和Enow的仓库，当时仓库中存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¹²⁸ 伊斯兰党部队主要由当地民兵组成，他们的很多领导人和战斗人员与Enow来自相同的Abgaal小部族。

248. 反政府民兵抢劫了周围的所有财产，但没有攻击仓库或Deeqa-SAACID所在的房屋，而允许SAACID的工作人员将该组织的财产转移到(非索特派团控制下的)Wabeeri区内安全地点——据称付了数千美元现金作为交换。反对力量还允许Enow的警卫留在原地。¹²⁹

249. 2009年8月25日，Enow的妻子Khadija Ossoble所领导的SAACID证明，从Karaan仓库运送的一批粮食已送达阿夫戈耶。这批货物的价值估计约为60万美元。

250. 2009年8月至10月，Karaan仓库所剩货物——减除交给反对派民兵的一部分之后——逐渐用卡车从Karaan运往Enow在(非索特派团控制下的)Hamar Weyn区的另一个仓库。

251. Enow和粮食计划署官员都对监察组说，这些粮食已送达目的地。然而，包括目击证人在内的实地多个独立消息来源均告知监察组，这些粮食后来送到了Bakaraha市场。他们所述事件的版本与监察组收到的关于挪用行为的其他报告是一致的，与6月15日第4频道新闻报道所描述的做法也如出一辙，该报道显然记述了将粮食计划署的粮食援助大规模挪用到摩加迪沙市场的其他事件。¹³⁰

252. 根据目击者的讲述，有合理理由认为，Karaan仓库的货物可能被挪到了当地市场。此外，这一事件说明，如果由同一行为者——在此案中是Enow及其他

¹²⁷ 当时该地区唯一的另一个执行伙伴是Keysaney医院，该医院接收但不分发援助。

¹²⁸ 监察组与Abdulqadir Nur Enow的访谈，2009年7月13日和2010年1月22日。

¹²⁹ 监察组与Abdulqadir Nur Enow的访谈，2009年7月13日。

¹³⁰ “UN probe after aid stolen from Somalia refugees,” 2009年6月15日(www.channel4.com/news/article.jsp?id=3208557); “Inside Somalia’s Afgoye Corridor, 2009年6月15日(<http://blogs.channel4.com>)。

的家人及合伙人——控制从仓库到分发的粮食援助管道，可能会发生操纵和挪用行为。监察组建议，应对此事件进一步展开调查。

253. 粮食计划署与运输商的订约和粮食追偿做法不属监察组目前的任务范围。但毫无疑问的是，订约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不合规之处以及交货证明办法的严重缺陷，助长了大规模挪用的机会。例如，根据与粮食署的合同条款，运输商必须向一个代管账户支付占运费价值 30%至 50%的保证金，如果粮食未送达目的地，粮食署可从该账户中追偿粮食的价值。而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用过保证金来追偿损失。¹³¹ 就Deeqa案而言，一项特设的偿还计划涉及粮食计划署对今后合同的隐含——也可说不当——保障，并给潜在的滥用制造成机会。

Abukar Omar Adaani 与伊斯兰党

254. Abukar Omar Adaani 是来自哈维耶族 Abgaal 小部族 Warsengeli 分支的一个商人，也是在马安港的主要伙伴。他同三个儿子 (Abdulqadir Haji Abukar Adaani、Ali Haji Abukar Adaani 和 Abdullahi Haji Abukar Adaani) 以及兄弟 (Mohamud Omar Adaani) 经营数家贸易和进出口公司，在索马里、肯尼亚和阿联酋也有其他商号。这些包括：摩加迪沙北部的 Ramadan 酒店；通过基斯马尤从事食糖贸易的 Ramadan 贸易公司；而最突出的是作为粮食计划署主要承包公司之一的 Swift Traders Ltd. 公司。他还在投标同一项目的粮食计划署其他承包公司中持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包括巴纳迪尔总务公司 (巴纳迪尔集团公司的一部分，Adaani 和 Enow 通过该公司合伙管理马安港) 以及巴纳迪尔门户东非贸易总公司 (从巴纳迪尔集团脱离出来的企业)。

255. 巴纳迪尔集团公司 (包括下谢贝利商务委员会控股公司、巴纳迪尔海上及港口业务公司和巴纳迪尔海上进口业务公司等实体) 曾在 1999 年至 2007 年间管理马安港。Adaani 和 Enow 在这一伙伴关系中持有多种头衔，包括分别持有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及总裁头衔。¹³² Enow 的内弟 Abdulqadir Ossoble Ali 负责港口的日常运作。¹³³ 同摩加迪沙的其他企业一样，巴纳迪尔集团的一部分利润用于建设一支守卫港口设施的民兵部队，其人数最后接近 2 000 人。¹³⁴

¹³¹ 如果运送的粮食丢失，应从运输商的保证金中追偿粮食的价值。因此在原则上，运输商人得到经济激励，以确保粮食署的货物安全运抵目的地 (监察组对粮食计划署官员的多次访谈)。

¹³² Stig Jarle Hansen, "Civil War economies, the hunt for profit and the incentives for peace: The case of Somalia", AE working paper No. 1 (2007) (<http://www.regjeringen.no/Upload/UD/Vedlegg/Humanitært%20arbeid/somaliadraft.pdf>); 以及 Abdulqadir Nur 给粮食计划署索马里国家主任 Peter Goossens 的信, 2009 年 2 月 23 日。

¹³³ Susan Linnee, "Capitalism Is Thriving Unfettered In Somalia," Associated Press, 2003 年 12 月 5 日。

¹³⁴ 另见 Hansen, "Civil War economies"。

256. 在 2006 年 6 月伊斯兰法院联盟接管摩加迪沙之前的筹备过程中, Adaani 曾是伊斯兰法院联盟的主要金融代理人, 而在接管过程中, 马安民兵曾是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核心战斗力量。对 Adaani 而言, 对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投资既是意识形态所驱, 也是一种金融赌博, 他希望藉此从伊斯兰法院联盟对国家的接管中获利。起初, 正如 Enow 在马安公开宣称的那样, 伊斯兰的接管对生意有好处。¹³⁵ 然而, 当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索马里, 并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抵达摩加迪沙时, Adaani 赌输了, 他又变成了摩加迪沙北部反对力量的资助者。

257. 由于吉布提和平进程, 2009 年 1 月, 谢赫·谢里夫·艾哈迈德成为重建的过渡联邦政府的总统, 此后 Adaani 竭力要求偿还他早先对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投资和对谢里夫的政治支持, 其方式或是对组阁和政府运作施加影响, 或是提供据称他估价为 5 000 万美元的补偿。谢里夫总统对两者均予回绝。

258. 遭到谢里夫总统回绝之后, 2009 年初, Adaani 试图在粮食计划署支持下重开马安港, 以此收回他对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投资。粮食计划署赞成改善马安港, 看来是作为在摩加迪沙港关闭时的应急计划。¹³⁶ 此举遭到谢里夫总统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 Adaani 的动作对过渡联邦政府的权威造成了直接挑战, 也对过渡联邦政府通过摩加迪沙港创造收入的潜力造成了威胁。粮食计划署最终放弃了马安港项目, 但不久就授予 Adaani 一项重要的合同, 内容包括修建一条从马安到 Isiley 简易机场的道路。Adaani 称, 这条道路是为了规避穿越摩加迪沙北部的一条危险的运输路线——他的合伙人 Enow 称, 他运营的一个粮食援助车队曾在那条路上遭到抢劫(见上文)——而且得到了谢里夫总统的批准。¹³⁷ 但是, 据过渡联邦政府港口官员称, 新的道路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送路线, 其意图是为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进入简易机场的通道。

259. 此后, 青年党和伊斯兰党的一支联合部队一直控制马安地区, 显然是得到 Adaani 的默许。2009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 伊斯兰党部队(主要来自 Adaani 的 Abgaal/Harti/Warsengeli 小部族)在摩加迪沙北部 Yaqshiid 区对过渡联邦政府部队(主要来自谢里夫总统的 Abgaal/Harti/Agoonyar 小部族)发动两次攻击。翌日(3 月 26 日), 过渡联邦政府领导人向联合国高级官员通报情况时, 将这两次冲突描述为 Adaani 是对谢里夫总统不允许粮食计划署使用马安港的决定的挑战。

260. 2009 年 4 月上旬, 非洲联盟情报来源还报告说, Adaani 正在“集结一支由 Warsangeli 部族成员组成的民兵部队, 与伊斯兰党一同打击政府”。一个月后,

¹³⁵ Andrew Cawthorne, “Islamic takeover seen good for Somalia business,” Reuters, 2006 年 6 月 18 日。

¹³⁶ 在监察组 2009 年 5 月 27 日的访谈中, Adaani 声称, 重新开放马安港“是粮食署的主意”, 他是反对的。

¹³⁷ 与 Adaani 在内罗毕的代理 Sid Ali 的访谈, 2009 年 9 月 31 日。

伊斯兰党和青年党联合发动对过渡联邦政府和非索特派团部队的重大攻势，进攻从Yaqshiid区开始，一个名叫Ahmed Sheikh Muhyadiin “Laashin”的民兵指挥官——以前曾是马安的燃料供应商——自2月起就对此进行准备。虽然Laashin是在伊斯兰党旗下作战，但实地的非索特派团部队确认，他是Adaani私人民兵的指挥官。¹³⁸ 非索特派团也认为，马安是伊斯兰党军需品的进入点。

261. 在关闭数月后，2009年11月23日，伊斯兰党宣布马安港和Isilay简易机场开放。Adaani的长期政治和军事伙伴哈桑·达希尔·阿威斯亲自主持了开放仪式。一个与伊斯兰党有关联的网站宣布，“伊斯兰党在摩加迪沙的商业支持者”已重新开放这些设施，但没有透露这些商人的姓名。¹³⁹

B. 绑架援助人员

262. 虽然2009年绑架援助人员的人数还不到2008年26起绑架的一半，但总体而言，最近几年劫持人质的现象不断增加。其主要动机是通过索要赎金获得经济利益，与海盗行为类似，其次才是受意识形态驱使。索马里和国际工作者都受到绑架，持枪歹徒既有各自为战的，也有结成团伙的，还有的是武装团体成员。虽然绑架本身并不是索马里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但却在1990年代部落战争平息之后，作为若干有组织犯罪之一猖獗起来。非索马里人成为优先目标，因为绑架他们不会惹怒索马里受害者部族，还可提出更高的赎金要求。而有些绑架者结成多部族团伙一起行动，以尽量减少部族间冲突和长老们为争取释放人质以平息事态而施加的压力。

263. 各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原则上一贯采取不支付赎金的公开立场，以防事件的增加。然而，释放总是涉及直接或间接的钱款交易。人间悲剧和个案的紧迫性与危机下支付赎金之后绑架现象更为泛滥的笼统表象之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索马里受害者家属可向部族求助，而国际受害者家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可能聘请有绑架谈判专长的私人保安公司。由于释放受害者是每个案例中压倒一切的目标，绑架者或为其提供便利者事后非但不受惩罚，甚至可能继续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易。作为最低限度，应查明任何参与绑架援助人员或与之有关者的身份，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应列出这些人等，使其不能获得联合国机构的赠款或合同；在可能的情况下，索马里当局应将其移交第三国起诉。

案例研究 5

绑架反饥饿行动组织的工作人员

2009年7月17日晚上，法国非政府组织“反饥饿行动”三名外国援助人

¹³⁸ 一个接近Adaani的消息来源告诉监察组，2006至2007年，Laashin还当过Adaani民兵的武器经纪人(监察组访谈，2009年11月10日)。

¹³⁹ Ganacsatada taageerta garabka Ururka Xisbul Islaam ee Muqdisho oo dib u furtay Garoonka iyo Dekada Cisaley(Halgan.net, 2009年11月23日)。

员被来自肯尼亚北部曼德拉镇的约 10 名枪手劫持，被带到附近的索马里境内。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并在交付了 100 多万美元的赎金后人质获得释放。

根据绑匪的指示，2009 年 10 月 3 日向拜多阿 Dahabshil 汇款公司的一个账户支付了 1 361 668 美元(包括 27 065 美元银行收费)。这是一个名叫阿卜杜拉·阿里(别名 Luway)的人的个人账户，他是拉汉温部族 Luway 小部族成员。

知名商人 Luway 是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在拜多阿地区的承包商。此人通过他的公司 Alkhalil 向这两个实体出租车辆，他的自来水公司 Gargarwadag 还常常为儿童基金会工作。他还为索马里议会使用的大楼每月从儿童基金会获得 3 000 美元的租金。

从 2009 年 1 月青年党当局控制拜多阿以来，Luway 也一直是其在当地的资助者；他还是青年党领导人和前发言人 Mukhtar Roobow(别名 Abu Mansuur)的亲信。据索马里和国际多方消息来源称，Luway 还参与 2009 年 7 月 20 日青年党对拜多阿联合国大院的抢劫，其间有联合国车辆被盗并运往摩加迪沙。

Luway 成功地利用了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在拜多阿青年党领导层与联合国之间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这种情况遭到拜多阿 Digil 和 Mirifle 社区部族长老们的正式抗议。^a

^a 拜多阿 Digil 和 Mirifle 部族长老们署名的对联合国承包商谢赫·阿卜杜拉·易卜拉欣·阿里的“指控信”。

七. 与各国和组织的合作

264. 监察组非常重视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之角地区。在任期头两个月，监察组内会见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当局人士，并在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向外交使团代表通报了情况。2009 年 5 月 31 日，监察组正式向过渡联邦政府总理通报了情况。¹⁴⁰ 厄立特里亚政府拒绝了监察组多次提出的访问请求，理由是主要官员没空会见他们。

265. 通过这些初步接触，监察组了解到，很少有相关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熟悉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相关决议或监察组的任务规定。除了按要求对这些问题做通报之外，第 751(1992)号决议委员会还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向会员国发了普通照会，提醒其注意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¹⁴⁰ 监测组一名成员于 2009 年 8 月 2 日访问了总统办公室，并会见了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监测组还在其他场合会见了过渡联邦政府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警察局长和移民局局长等。

266. 在本任务期，监察组就一系列广泛问题向各国、国际组织和一些私人公司发出 56 封信。其中 22 封涉及安全和武器追踪问题，17 封涉及监察组的任务，10 封涉及海盗行为，7 封涉及进出索马里的航班。截至 2010 年 2 月 2 日，只收到 27 份答复。

267. 监察组在打击海盗行为方面得到最大的合作。一些会员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海事局、欧洲联盟海上行动和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宝贵协助。建议监察组今后与北约和美国领导的联合海上部队(TF 151)以及在该区域活动的其他海军部队协调机构寻求发展类似关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也提供了有关航班信息的宝贵协助。

268. 总体而言，各国政府在武器识别和追踪方面提供的合作不够。

269. 其他方面的合作更为有限。参与支持索马里安全部门机构的国家和组织一般都不愿意按第 1772(2007)号决议的要求向委员会通报情况，或与监察组分享信息。

270. 除吉布提以外，与索马里邻国的合作特别令人失望。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未能按监察组的要求提供可大力推动调查的资料。¹⁴¹ 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提供的有用资料也很少。监察组强烈建议改进和加强今后与这三国政府的合作。

271. 在对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承包商的调查中，监察组领教了粮食计划署索马里办事处故意阻挠的不合作态度。只有在粮食计划署监察主任亲自对挪用行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进行直接干预后，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此外，监察组没有得到有关对粮食计划署所提问题的后续行动报告，也未收到粮食计划署 2009 年调查的全面报告。

八. 意见和结论

272. 目前索马里南部的军事僵局，与其说是反对派的力量强大，不如说反映了过渡联邦政府的软弱。从 2009 年初提名谢赫·谢里夫担任总统和埃塞俄比亚军队撤出索马里之后，反政府武装团体、特别是青年党已失去人民的支持并受到严重削弱。他们也不得不更加自力更生。联邦政府要靠外国援助和非盟部队才能生存，而反对派则依靠“收税”、勒索以及一个缜密的国际活动和宣传分子网络筹集斗争资金。外国战斗者尽管人数少，但仍是青年党的重要资源。不过索马里人已日益学会了这些外国人用于战斗的技能。

273. 过渡联邦政府不愿与当地潜在的盟友结成更有效的伙伴关系，这是内部政治上谨慎考量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尽管受到国外培训和援助，过渡联

¹⁴¹ 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外是肯尼亚警察刑事侦查处，它向监察组提供了宝贵协助。索马里兰刑事侦查处(伯贝拉)也对监察组的海盗行为调查提供了特殊协助。

邦政府安全部队仍然不起作用、组织混乱、腐败无能；这是一拨忠于政府高级官员和军官的独立民兵，他们从战争中获利，而抵制被纳入统一指挥。因此，对过渡联邦政府的外部援助继续成为全面彻底武器禁运中的漏洞，使武器弹药和装备技能都流入反政府武装团体手中。虽然很难核实，但人们越来越有理由认为，敌对势力武器弹药的更大来源方不是其外国支持者，而是过渡联邦政府。过渡联邦政府寻求调动更多的外部资源，但军事行动的成功更取决于争取国内盟友、加强安全部门协调、加强纪律和减少腐败现象。

274. 同样，对邦特兰当局反海盗行为的支持，不仅是在奖励恶劣行为，而且也有让海盗民兵获取反海盗战术和设备的风险。促进打击海盗行为的最有效途径是，让邦特兰领导们为他们对海盗现象的同谋行为承担个人和集体责任，责成他们与真正大力追查和起诉海盗的邻邦索马里兰遵守相同标准。以哈拉尔代雷和霍比奥为行动基地的索马里海盗中心网络无疑将继续构成挑战，但在邦特兰有一个可靠的反海盗盟友要比将更多海军力量投入这场战斗的意义大得多。

275. 粮食计划署暂停在南部大部分地区的业务的举动虽然有些过激，但也提供了对粮食援助渠道加强问责和控制的机会。然而，此举绝不能仅仅成为将业务从青年党控制区转向阿夫戈耶等伊斯兰党控制区的一次调整，这将加强粮食计划署及其主要承包商和反政府武装团体之间现有的活动。相反，粮食计划署应立即采取措施，打散这么多年来垄断索马里业务的事实上的卡特尔，远离那些明显与武装团体或犯罪活动沆瀣一气的商业利益和个人。一个更加多样、透明的承包商网络不仅将有助于促进竞争，可能降低成本，而且还有助于让经济利益更公平地分摊到索马里经济中。

276. 最后，索马里冲突的日益国际化、特别是通过极端分子渗透到散居国外的索马里人社区，构成了复杂的新问题。解决办法包括利用现行国内立法和第1844(2008)号决议所述的定向措施，更有力地追查领导个人、招募者或筹资者。而更大的挑战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多索马里裔青年在其本国变得如此容易被激进化和招募，并开始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九. 建议

277. 监察组建议安理会提醒所有在索马里工作的联合国机构，应对监察组的工作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包括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飞行。

A. 威胁和平与安全

278. 监察组建议：

(a) 委员会应毫不拖延地列出监察组或会员国提出的应受安理会第1844(2008)号和(或)第1907(2009)号决议所述定向措施制裁的个人和实体；

(b) 厄立特里亚政府应依照第 1844(2008) 号和第 1907(2009) 号决议的规定，停止向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阿斯马拉派和任何其他目前以阿斯马拉为基地的反政府武装团体成员提供补贴，注销和(或)吊销发给这些团体成员的任何厄立特里亚护照，并允许对任何涉嫌用于培训来自索马里和该区域武装团体的设施进行国际检查；

(c) 欧洲联盟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步骤调查移民舞弊事件，并采取措施更好地协调其驻东非各使馆的领事职能。建议的行动包括：交流有关签证申请的信息；对虚假申请旅行的索马里部长、议员和官员下发禁令。

B. 违反武器禁运

279. 监察组建议：

(a) 委员会应参照本报告中监察组的意见审查武器禁运豁免制度，特别是：

- (一) 在武器禁运豁免的规定中应明确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责任；
- (二) 应要求在索马里工作的私人保安公司向其东道国政府或与其订立提供服务合同的政府申请豁免；
- (三) 委员会应要求各会员国提请在其境内登记的防卫和保安公司注意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和安理会有关决议；

(b) 委员会应更加审慎地实施武器禁运豁免制度，特别是：

- (一) 主席应以委员会名义致函上述所有实质性或技术上违反武器禁运的国家(即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醒他们承担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并提请其注意不遵守的可能后果；
- (二) 安全理事会应要求非索特派团检查依照安理会第 1772(2007) 号决议第 11(b) 和第 12 段收缴的武器和弹药的存量，以确保所有这些武器和弹药均有明确下落，并与监察组定期分享这些信息；

(c) 委员会应提醒会员国根据大会第 60/519 号决定通过的《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承担的义务；

(d) 安理会要求拥有在索马里境内的，或运往索马里或来自索马里的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纪录这些物项的识别特征并按照安理会第 1425(2002) 号决议第 6 段向监察组报告；

(e) 安全理事会授权亚丁湾和印度洋上的国际海军部队，包括美国为首的联军海上部队(TF 151)、欧盟海军(亚特兰大行动——TF 465)和北约海上部队(海

洋盾牌行动——TF 508)，缉获行动中发现的任何武器，按其能力积极堵截武器贩运；

(f) 委员会根据其决定，派遣由主席率领的代表团到非洲之角地区，以提高会员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对第 1844(2008) 号和第 1907(2009) 号决议规定、特别是监察组扩大的任务规定的认识。

C. 海盗行为

280. 监察组建议：

(a) 安全理事会要求亚丁湾和印度洋上的国际海军部队，包括美国为首的联军海上部队、欧盟海军(亚特兰大行动)和北约海上部队(海洋盾牌行动)，向监察组转递有关缉获武器和海盗装备的情报；

(b) 安全理事会呼吁邦特兰当局显示打击海盗行为的诚意，逮捕已知的海盗首领及其支持者和资助者并将其移交外国起诉；考虑对帮助或唆使实施海盗行为或从海盗行为所得中受益的领导个人实施可能的定向措施；除非邦特兰当局有明显的改进，否则禁止对其安全部门提供支助；

(c) 安全理事会鼓励会员国为过渡联邦政府和索马里海岸警卫部队以及参与打击海盗行为的其他安全部门的行动，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其他有关形式的支持；

(d) 参与在索马里海岸打击海盗行为的所有会员国，考虑部署训练有素的军事法医队或海岸卫队警察船只，以更好地收集、记录和保存证据。

D. 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281. 监察组建议：

(a) 安全理事会敦促秘书长开始对粮食计划署索马里国家办事处进行真正独立的调查，有权调查订约程序和做法，包括任何歧视性做法和优惠待遇，对交付工作进行精确的实地评估，并提出行动建议；

(b) 粮食计划署修订其内部程序，真正做到多渠道签发合同，确保对索马里国家办事处进行有力监督，并确保其进行的组织结构调整具有透明度；

(c) 联合国索马里国家工作队授权新设的风险管理干事，对获得重大合同的公司及其分包商进行严格的尽责调查，具体指出谁是实际掌握交易的，而谁是正式出面负责的；

(d) 联合国索马里国家工作队、联合国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事处和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应与监察组建立一个渠道，分享关于与联合国订约的索马里工商界的信息，适当考虑到社会/宗族、商业和政治联系；

(e) 联合国索马里国家工作队应与联合国非索特派团支助办事处、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和监察组协商，建立参与支持或资助武装团体、或者在联合国订约承包中从事腐败行为的商人及其合作人和分包商的资料库。财务审计仅是查明腐败的一种手段，在正规文件之外进行定期调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f) 秘书处安全和安保部应与联合国索马里国家工作队和非政府组织联盟合作，建立一个关于被查明实施绑架援助人员行为或为之提供便利者的个人资料库，以将其列入黑名单或采取进一步行动。

附件一

Arms and ammunition

The types of weapons employed in the Somali conflict have not altered a great deal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 a legacy of the Siyaad Barre regime and the Cold War — consisting principally of light and medium weapons produced in the 1950s-60s in Eastern Bloc countries. These weapons are common to all the warring parties and are widely-shared through constant trading at the local level. Arms procured or delivered to Somalia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onflict have replaced or expanded existing stocks; they have generally not upgraded the quality or sophistication of the weapons in use on the battlefield.

Smaller quantities of Western-made weapons from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iod are also still in use. However, the absence of readily available ammunition for these weapons makes them less popular with armed groups.

Tracing these weapons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Many weapons designed and produced in the ex-USSR have been widely licensed and copi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ir manufacture, sale and export have been destroyed. And the chain of custody through which they have arrived in Somalia can be all but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ssault Rifles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assault rifles found in Somalia are:

- AKM (Russia)
- Type 56 (China)
- Heckler and Koch G3 (Germany)
- SAR 80 (Singapore)
- M16 (USA)

In combat situations, the AK-type assault rifle is the primary weapon used by armed forces and groups in Somalia. The Monitoring Group believes that th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the AK cartridge type M 43 ammunition is more widely manufactured, and therefore easier to obtain and to acquire on the black market than other calibres of ammunition, such as the 5.56mm NATO rounds for the M-16.

Based on observation of numerous photographs and videos, in addition to on-site inspections, the Monitoring Group believes that the Type 56 is the most common assault rifle currently in service in Somalia. This is probably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fact that the Type 56 is less expensive (approx. US\$350) than the Russian AKM (between US\$1000-2000). It uses the same M43 type cartridge -7,62 mm/39- as the Soviet made AK 47 or AKM.

Light Machine Guns

The Monitoring Group has not observed the extensive use of light machine guns, such as the type RPK or RPD, derived from the AK assault rif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se weapons use the same cartridge (M 43) as the AK type.

General Purpose Machine Guns (GPMG)

The PK-type GPMG is the only GPMG that the Monitoring Group has observed in common use in Somalia, where it is favoured by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for street fighting. It is a reliable weapon, relatively light (9 kg), and uses a 7,62 mm / 54 cartridge, with an effective range of 600m. Ammunition belts can be held in 250-round ammunition boxes, in special large-capacity boxes on tanks (for the PKT) or in a 100-round assault magazine attached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gun's receiver. In Somalia, fighters generally do not use magazines, but carry the belts of ammunition.

The PK machine gun has been widely copied and manufactured. China and Bulgaria, Romania, Kazakhstan and Serbia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manufactured this weapon.

Anti-tank weapons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 (RPGs)

The RPG-7 and its imitations (notably the Chinese-made RPG 69) are well adapted to the Somali battlefield. Efficient against armoured vehicles in urban areas, this shoulder launched anti-tank propelled grenade is easy to transport. Famous for its ruggedness and low cost, this weapon, requiring a basic train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Somali conflict.

The RPG is a widely-produced weapon and is listed o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TO&E (table of Organization and Equipment). Besides Russia, manufacturers include Bulgaria, China, Iran, Iraq, Romania and Pakistan.¹ During the mandate, the Monitoring Group has inspected Russian, Chinese and Bulgarian versions of this weapon in Somalia.

Most of the RPG grenades observed in Somalia are HEAT type PG 7 V, PG 7 VL or PG 7 VM grenades. The market price per unit of the PG 7V grenade in Somalia is estimated as US\$50.

| PG-7V | PG-7VL | PG-7VR |
|-------------------------|--------|--------|
| Year of adoption | 1961 | 1977 |
| Warhead calibre, mm | 85 | 93 |
| Weight, kg | 2.2 | 2.6 |
| Effective range, metres | 500 | 500 |
| Armour penetration, mm | 260 | 500 |

¹ Janes Defence, article on RPG 7.

The RPG 7 ammunition is sensitive to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and needs to be properly stored and handled. A well-manufactured grenade with good packaging can be used for up to five years. Average-quality grenades, even with excellent packaging, last only up to 2 years. In the Somali context, where handling procedures and storage conditions are basic, these characteristics mean that there is a steady need for replenishment of stocks from external sources.

Carl Gustav 84 mm

This weapon was initially manufactured in Sweden in 1948, and derived from the German Panzerschreck. Widely exported and used, the Carl Gustav has been expanded beyond its initial anti-tank role by the use of high explosive fragmentation rounds. The main drawback of this weapon is its bulk and weight,² which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its competitor, the RPG-7. However, experts consider the Carl Gustav to be reliable and “tailored for long operational life under adverse conditions.”³

The picture below shows a model M2 and ammunition observed in central Somalia.



The following picture, taken during a military parade on 1 January 2009, shows an insurgent equipped with a Carl Gustav M2.⁴

² The initial version M2C weighs 14,2 kg which reduces the mobility of the fighter.

³ Janes Defence, article on Carl Gustaf recoilless rifle.

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3pwOMAV_qc



B10 Recoilless Rifle

The B10 is widely used in Somalia. It first entered service in the USSR in 1954 and was copied by China as the Type 65 and Type 65-1. This rifle is an 82 mm calibre and can fire 5 to 7 rounds per minute.

Although the B-10 was phased out of the Soviet military in the 1960s, it remained in servic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model displayed in the image below is a Chinese version, carried by al-Shabaab militia at a parade on 1 January 2009.



Towed and Crew-Served Weapons

DShK (Degtyarev-Shpagin) Heavy Machine Gun (HMG), 12.7mm

The DShK 12.7mm HMG is used by all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and is often mounted on 'technical' vehicles.

Conceived before World War 2, this weapon was widely exported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s no longer in production. Variations on the DShK have also been — and still are — manufactured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ype 54), Iran (Ammunition Industry Group type MGD 12,7), Pakistan (Pakistan Ordnance Factory Typed 54 licensed from China), Romania (RomArm) and the former Yugoslavia.

This HMG uses the 12.7mm/108 cartridge which has been manufactured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Bulgaria, China, the former Czechoslovakia, the former East Germany, Egypt, Hungary, India, Iran, North Korea Poland, Romania, Russia, Syria and the former Yugoslavia (continued by Serbia).⁵

No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factory markings for this ammunition exists, which greatly complicates the task of tracing.



KPV (Krubnokalibernyj Pulemet Vladimirova) 14.5 mm Heavy Machine Gun (HMG)

Like the DShK, the KPV is often mounted on vehicles and deployed in a support role for dismounted infantry, by all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⁵ <http://www6.janes.com>.

The KPV 14.5 mm model is an old-fashioned weapon, first produced in the 1950s. This weapon had infantry, anti-aircraft and tank versions. In the Somali context, this weapon has often been recycled from the pre-war arsenal of the Somali Government.

Like many other Soviet weapons, the KPV has been widely copied — notably by China which produces a Type 56 version.

The picture below was taken during an al-Shabaab military parade in northern Mogadishu on 1 January 2010.



Light Anti Aircraft Guns (LAAG) and Self Propelled Anti Aircraft Guns (SPAAG)

Although conceived to be effective against aircraft, these items can be used also against armoured vehicles. The most common varieties in Somalia are the ZSU-23 and the 37mm.

According to Janes, the ZSU-23 was developed in the late 1950s in order to engage low-flying targets at a range of 2.5 km as well as armoured vehicles at a range of up to 2.5 km.⁶ Initially designed with twin barrels (the ZSU-23-2), a further development led to a 4-barrelled version known as the ‘Shilka’ (ZSU-23-4). Since 1983, the Bulgarian Arsenal Joint Stock Company (JSCo) has also been manufacturing the Russian twin 23mm towed anti-aircraft gun as well as its associated ammunition.

The cannon normally fires two types of fixed 23 × 153 mm ammunition; High Explosive Incendiary Tracer (HEI-T) and Armour Piercing Incendiary Tracer (API-T).

⁶ ZSU-23-4

Muzzle velocity is 970 m/s and the cyclic rate of fire is 1,600 to 2,000 rounds/min, although the maximum effective rate of fire is closer to 400 rounds/min.

Somali armed forces and groups also use the M 1939 37mm anti-aircraft gun, which was initially produced in Russia prior to World War 2 and has also been manufactured in Poland, China (as the Type 55) and North Korea. According to Jane's, the former Somali National Army possessed 180 of these weapons.



Mortars

All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have extensively used mortars in combat, mainly of the 60mm and 82 mm variety. In December 1009, AMISOM forces observ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se of 120mm calibre rounds by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Armed opposition groups tend not to use mortars in a combat support role, but rather to harass and provoke retaliatory fire from TFG and AMISOM forces. Moreover, the Monitoring Group believes that opposition stocks of mortar ammunition are fairly low, since their 'barrages' rarely involve more than 10 rounds, and often as little as 3-5.

Videos footage indicates that insurgents use their mortars without sights — probably because the tubes are old and have been poorly maintained, but also possibly because of a lack of training. As a result, shelling is rarely accurate and often results in civilian casualties.

The picture below, taken during a January 2009 al-Shabaab military parade, shows a 60 mm mortar without base plate or sight.



The picture below show 82 mm mortar rounds found in South Central Somalia in 2007-2008.



Improvised Explosives Devices (IEDs)

Although they can vary widely in shape and form, IEDs share a common set of components: an initiation system or fuze; explosive fill; detonator; a power supply for the detonator; and a container. Some IEDs — especially those carried by suicide bombers — may also be fitted with a secondary or ‘failsafe’ trigger to allow remote detonation.

As shown in the pictures below, IEDs in Somalia can be derived from military ammunition such as mortar rounds (picture 1) or anti tank mines (picture 2).



Picture 1.



Picture 2.

Over time, Somalia has witnessed the use of more sophisticated IEDs, such as the example shown below (picture 3), which is contained in a former fire extinguisher, and employed a cell phone to detonate the device. The imprint of the telephone is still clearly seen in the cement seal. The use of keyless motorcycle starting systems to initiate IED detonation is increasingly common, since cell phone networks in Somalia can be unreliable.



Picture 3.

Monitoring Group sources affirm that most IEDs recovered and inspected in southern Somalia employed powdered TNT, suggesting that the explosive was recycled from high explosive shells and mines. Powdered TNT produces a lower order explosion than cast TNT, rendering IEDs less effective.

One notable exception to the use of TNT was the suicide attack in Hargeysa on 29 October 2008. At least some of the explosives employed in this attack were constituted of Ammonium Nitrate Fuel Oil (ANFO) — a liquid explosive often produced with fertilizer. The attackers exploited the fact that jerry cans filled with liquid would not attract attention.

Other developments in the use of IEDs in Somalia include the use of sequential or simultaneous explosives, such as the five parallel attacks in Hargeysa and Bosaaso on 29 October 2008, or the twin VBIEDS deployed against AMISOM Force Headquarters on 17 September 2009. The latter attack unsuccessfully attempted to combine VBIEDS with pedestrian bombers with explosive vests, but the foot-borne bombers were killed by the VBIED explosion before they could detonate their vests. Secondary triggers on their vests (“chicken switches”) intended for remote detonation apparently also failed to function.

附件二

Weapons, equipment and other items seized from Somali pirates during anti-piracy operations in 2009

During its mandate the Monitoring Group conducted several inspections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seized from pirates.¹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utboards motors, most equipment and weapons found on pirates are outdated and in poor condition.²

MG inspection at Mombasa police station, 09 October 2009:



Sample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seized from pirates during the course of anti-pirate operations in the Gulf of Aden and the Somali Basin.

¹ The following types of weapons were regularly found with Somali pirates during seizures in 2009: AK-47 type assault rifles, SAR-80 and Heckler and Koch G3 assault rifles, Tokarev pistols, RPG grenades and launchers. Equipment routinely recovered from Somali pirates during seizures in 2009 included attack skiffs, supply skiffs, outboard engines, ladders, fuel, and cell phones. Also found during seizures, but less common, were GPS units, binoculars, documents and explosives.

² All seized outboard engines were Yamaha Enduro types, fairly recent models and in good condition.



Two Tokarev pistols



Three Kalashnikov-type assault rifles

Monitoring Group inspection at Berbera: Somaliland Coast Guard HQ and CID
HQ, 11 October 2009



Admiral Osman Jibril Haggar, Commander of the Somaliland Coastguard, next to a seized attack skiff



Two rusty, old RPG anti-tank grenades



Pirate weapons: a Type-56 Chinese assault rifle, a German Heckler & Koch G3,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 launcher type RPG-2, and an MG42 machine gun or equivalent.



Thin, detachable steel ladder with metal arc welded on top at district CID Headquarters, Berbera.



Inboard motorboat used by pirates to carry provisions and fuel (seized from Fu'aad Hanaano's militia).

**Monitoring Group inspection, Mombasa port and Coast Guard HQ,
27 October 2009:**



Two skiffs (Arabian model) used by pirates to carry provisions and fuel



White attack skiff used by pirates to attack a maritime vessel



Three outboard engines type Yamaha Enduro (type of outboard engine most commonly used by Somali pirates)

EU NAVFOR seizures, December 2009:



Two Kalashnikov-type assault rifles



Shoulder holster and chargers



Two Kalashnikov-type assault rifles



Mortar rounds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 launcher, type RPG-7



Anti-tank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



Web pouches for magazines



Arsenal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seized from a 'mother 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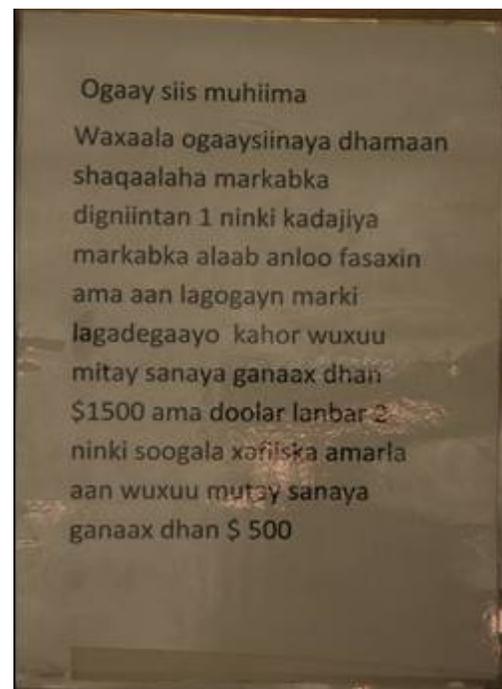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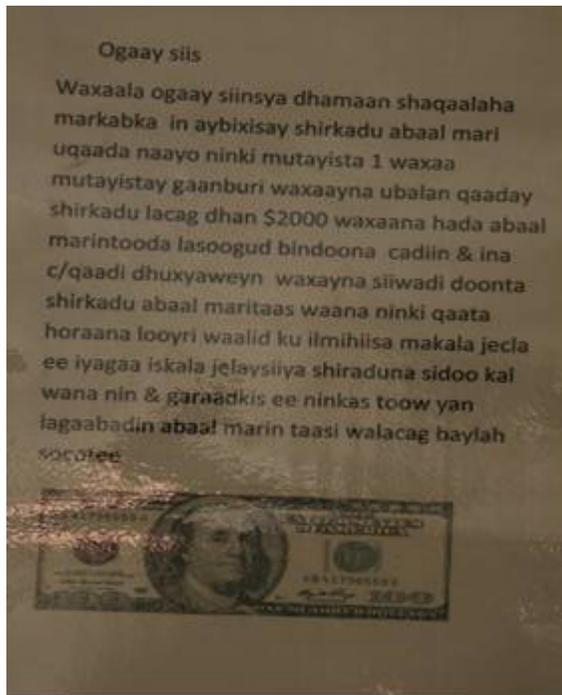


White attack skiff with Yamaha Enduro outboard engine



Thin steel ladder with metal arc welded on top, used by pirates to board vessels.

Seized pirate documents - 2009



Important Notice:

This is to notify all the ship's staff of the following warning:

1. Any man, who takes something off the ship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the (our) disembarkation from the ship,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and authorization, shall be fined \$1500 dollars.
2. Any man, who enters the office without permission, shall be fined \$500.

Notice:

This is to notify all the ship's staff that the company has given out a merit-based reward:

1. Gaanburi (pirate name) has qualified for it and the company has promised him \$2000. Likewise, similar awards for Cadiin (pirate name) and Ina Cabdulqaadir Dhuxyaweyn (pirate name) will be announced soon.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its reward system and it is open to all. As the saying goes 'the parents initially love their children equally but it is the children who make them love some more than the others'. So does the company. It is up to your abilities to qualify this easy-to-earn reward.

附件三

Piracy business model

The typical piracy ‘business model’ has evolved since the Monitoring Group’s December 2008 report (S/2008/769). The success and expansion of pirate militias has necessitated new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ractices. Although leadership of pirate networks remains anchored in Puntland and central Somalia, participation in maritime militias and investment in pirate operations is open to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Somali society. The refined business model guarantees every participant in the operation, if successful, a well-defined percentage or share of the ransom money.

A basic piracy operation requires a minimum eight to twelve militia prepared to stay at sea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in the hopes of hijacking a passing vessel. Each team requires a minimum of two attack skiffs, weapons, equipment, provisions, fuel and preferably a supply boat. The costs of the operation are usually borne by investors, some of whom may also be pirates.

To be eligible for employment as a pirate, a volunteer should already possess a firearm for use in the operation. For this ‘contribution’, he receives a ‘class A’ share of any profit. Pirates who provide a skiff or a heavier firearm, like an RPG or a general purpose machine gun, may be entitled to an additional A-share. The first pirate to board a vessel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n extra A-share.

At least 12 other volunteers are recruited as militiamen to provide protection on land if a ship is hijacked. In addition, each member of the pirate team may bring a partner or relative to be part of this land-based force. Militiamen must possess their own weapon, and receive a ‘class B’ share – usually a fixed amount equivalent to approximately US\$15,000.

If a ship is successfully hijacked and brought to anchor, the pirates and the militiamen require food, drink, qaad, fresh clothes, cell phones, air time, etc. The captured crew must also be cared for. In most cases, these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one or more suppliers, who advance the costs in anticipation of reimbursement, with a significant margin of profit, when ransom is eventually paid.

When ransom is received, fixed costs are the first to be paid out. These are typically:

- Reimbursement of supplier(s)
- Financier(s) and/or investor(s): 30% of the ransom
- Local elders: 5 to 10 % of the ransom (anchoring rights)
- Class B shares (approx. \$15,000 each): militiamen, interpreters etc.

The remaining sum – the profit - is divided between class-A shareholders.

附件四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REFERENCE: S/AC.29/2009/MG/OC.4

1 April 200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address you in my capacity as Coordinator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 (2008) concerning Somalia (copy attached for ease of reference). In line with its mandate, the Monitoring Group is responsible for investigating threats to the peace, security or stability of Somalia, including possible violations of the general and complete arms embargo on Somalia imposed by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733 (1992) and acts that may obstruct the delivery of, access to or distribu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Somalia.

Further to my letter of 23 December 2008, we would be interested in following up on references to Eritrea in the Monitoring Group's 10 December 2008 report (S/2008/769), and your Government's reply of 12 December 2008. In this context, I should like to propose that a mission from the Monitoring Group visit Eritrea, on mutually agreeable dates,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2009 for meetings with Eritre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for the Re-Liberation of Somalia (ARS) based in Eritrea.

We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r Mission could reply to the Monitoring Group no later than 21 April 2009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c/o Ms. Loraine Rickard-Martin, United Nations, Room S-3055B, fax numbers (212) 963-1300, (212) 963-3778.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11 (2008)

His Excellency
Mr.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ermanent Mission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የጥሬ ልሳን ስርዓት ፕብሊክ ጸሐፊ ገዢ
البعثة الدبلوماسية ليري.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15 April 2009

Dear Mr. Bryden,

In reference to your letter dated 01 April 2009 (reference S/AC.29/2009/MG/OC.4) regarding the proposed mission from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to visit Eritrea, I have the honour to suggest, on instruction from my government, that the visit be rescheduled to a period after 15 June 2009.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Araya Desta",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Araya Desta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r.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11 (200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REFERENCE: S/AC.29/2009/MG/OC.6

20 April 200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dated 15 April 2009 in reply to my letter of 1 April 2009. In your letter, you suggested that the Monitoring Group re-schedule its visit to Eritrea after 15 June 2009. In this connect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r Government could indicate a date for the Monitoring Group's visit to Eritrea during the period dated 15 June to 15 July 2009.

I would also appreciate it if your Mission could reply to the Monitoring Group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c/o Ms. Loraine Rickard-Martin, United Nations, Room S-3055B, fax numbers (212) 963-1300, (212) 963-3778.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M. Bryde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 (2008)

His Excellency
Mr.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REFERENCE: S/AC.29/2009/MG/OC.11

15 June 2009

Excellency,

I should like to refer to your recent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the Secretar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during which you stated that your Government would welcome a visit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15 June 2009.

As subsequently conveyed to you by telephone by the Secretary, the Monitoring Group is ready to visit Eritrea on 27 June, or on a mutually agreeable date between 27 June and 15 July 2009.

For planning purposes, we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your response by 19 June 2009 through the Secretary as follows: Ms. Loraine Rickard-Martin, United Nations, Room S-3055, fax numbers (212) 963-3778.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M. Bryden', is located above the typed name of the coordinator.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 (2008)

His Excellency
Mr.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REFERENCE: S/AC.29/2009/MG/OC.14

30 June 200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your letter dated 25 June 2009 concerning the proposed visit to Eritrea by the Monitoring Group. As suggested in your letter, the Monitoring Group will visit Eritrea from 16 to 18 July 2009. The Group would also like to request meetings in Asmara with the following:

-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Information and Defence responsible for policy regarding Somalia
-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dealing with Somalia and Ethiopia
- PFDJ Political Affairs Chief Yemane Gebre-Ab
-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ARS Asmara
- Any other officials proposed by the your Government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r Mission could confirm these arrangements through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c/o Ms. Loraine Rickard-Martin, United Nations, Room S-3055B, fax numbers (212) 963-1300, (212) 963-3778.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 (2008)

His Excellency
Mr.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United Kingdom

London, 15 July 2009

REF: DIPU/RV/134-09

The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presents its compliments to their Excellencies, Heads and Acting Heads of all Diplomatic Missions accredited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London, and has the honor to attach the following two messages sent by ou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 to:

1. Mr. Claude Heller Chairma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1992), concerning Somalia (one page)
2. Mrs. Loraine Richard Martin, Secretary respectivel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1992) concerning Somalia (one page)

The Embassy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their Excellencies, Heads and Acting Heads of all Diplomatic Missions accredited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London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

**Excellencies Heads and Acting Heads
of all Diplomatic Miss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London, UK



36 White Lion Street, London N1 9EP Tel: +20 7713 0096 Fax: +20 7713 0161
e-mail: psamba@eritriabank.com

Permanent Mission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የፕላን ኤርትራ የላ ዓለም አቀፍ ጉዳት
ትኩረት ለሚያደርግ ስልጣን

14 July 2009

Excellency,

In as much as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is willing and ready to meet with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issues of the arms embargo on Somalia, at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convenient time to both sides, it wishes to get some clarification from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on how the regime of the arms embargo is applied.

Dur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iscussions on the situation in Somalia, last Thursday, 9 July 2009, there were false accusations of violations of the arms embargo on Somalia directed at Eritrea on the specifics of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has not been made aware of. In this regard, it w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to be informed of the full details of the accusations, the sources of these accusations as well as the verification mechanism in place to ascertain the veracity of the allegations pointedly made against Eritrea.

The latter point is critical in view of past experiences. As it must be recalled, similar allegations were made previously against Eritrea, most notably the accusation that Eritrea sent 2,000 troops to Somalia in 2006. But even when such assertions were found to be untrue, no admission of the gross mistake was made and no apology was extended to Eritrea in this connection. As you will agree with me, such politically motivated accusations should not be accepted as a norm by which member states are measured.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reiterates that it has not violated any provision of the arms embargo on Somalia and wishes to once again affirm that it is ready to engage on a process that is evidence-based and free from political agenda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would be most helpful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visit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to Eritrea at a date that is most suitable to all.

Please, Excellency,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Tesfaye A. Seyoum
Tesfaye A. Seyoum
Chargé d'affaires a.i.

H.E. Mr. Claude Heller
Chairma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10017

Permanent Mission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የኒግሮ ስቴት ስርዓት ለሰላም ስርዓት
የሰላም ስርዓት ለሰላም ስርዓት

14 July 2009

Dear Mrs. Loraine Rickard-Martin,

In reference to the proposed visit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to Eritrea, from 16-18 July 2009,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some of the key officials you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will still be out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said officials and others are willing to meet with the Group at a later date that is suitable to both sides, a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arms embargo on Somalia.

Furthermore, please be advised that a letter has also been sent to H.E. Mr. Claude Heller, Chairman of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in regards to some quer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Eritrea.

Please accept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Tesfalem Seyoum
Tesfalem Seyoum
Chargé d'affaires a.i

Mrs. Loraine Rickard-Martin
Secretary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REFERENCE: S/AC.29/2009/MG/OC.38

10 November 200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my letter of 30 June 2009 concerning the Monitoring Group's proposal to visit Eritrea from 16 to 18 July 2009 and to your letter of 14 July 2009 suggesting alternative date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Monitoring Group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at the visit take place from 30 November to 2 December 2009. As mentioned in my letter, it would be appreciated if meetings could be arranged with the following officials:

-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Information and Defence responsible for policy regarding Somalia
-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dealing with Somalia and Ethiopia
- PFDJ Political Affairs Chief Yemane Gebre-Ab
-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ARS Asmara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r Mission could confirm these arrangements through the Secretary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751 (1992) concerning Somalia, Mr. Kiho Cha, United Nations, Room S-3055G, fax numbers (212) 963-1300, (212) 963-3778.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Bryden',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 (2008)

His Excellency
Mr.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ermanent Mission of Eritrea
to the United Nations



ሰነድ ለኮሚቴ ስርዓት ስርዓት ስርዓት ስርዓት
البعثة الأترية الدائمة لد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25 November 2009

I am pleased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dated 10 November 2009. Your letter has been forwarded to Asmara in due time. However, my delegation is surprised by the Ugandan draft resolution which was discussed yesterday by the expert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It is ridiculous to see that the incomplete draft report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was presented as evidence. Such illegal actions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being entertain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SC may jeopardize the good and healthy relation, Eritrea enjoys with the monitoring group.

The Government of Eritrea has never refused to meet with the Monitoring Group since the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It has also no problem, in the near future, to meet with them at a mutually suitable time for both parties.

Sincerely yours,

Araya Dest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r. Matt Bryden
Coordinator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53(200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